隱居通議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隱居通議

(一)

劉壎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讀畫齋叢書及海山仙館叢書皆收有此書讀畫本稍前故據以排印

隱居通議序

校正泯稿吟稿諸詩文。雖强半元初著作。然宋末篇章。往往有之。若隱居通議。則皆元時纂輯。水村公之志。蓋可見矣。公少負偉略。於兵謀地利。無不諳悉。北來鉅公名卿。無不咨其碩畫。公亦抵掌而民思。期一當以爲世用。迺南北混一。時異勢殊。公之志。蓋決於隱哉。夫仕則見之實事。隱則付諸空言。隱不如仕也。然仕莫盛於唐虞之際。水火工虞教養。各一其職。而不能相通。周公制禮作樂。其訓誥見於尙書。其諷詠見於雅頌。而周易之象。必於居東之日。孔子爲魯司寇。却萊於祝其。誅卯於兩觀。而六經之述。必於轅環之餘。則仕又不如隱也。且守故府之陳言。執盈廷之聚論。以爲持政之大端。雖有變通神明。究弗敢稍逾尺寸。何如著書立說。孤行一是。故議理學也。不惟朱陸相商。而龍川學術議論。可以蓋一世而開千古。議古賦也。不惟綺靡無取。而泰伯長江山谷道院。可以駕六朝而軼班左。詩歌則駁彭淵材之第三恨。又以雙井與浣花竝驅。文章則譏梁昭明之無統紀。且原毛穎於廬山九錫。駢儷、錄謝賈師憲小啓。而僉壬之不洽於忠義。經史、辨忠肅公無後。而史册之失攷於家乘。大行爲德行之大。靈星次社稷之功。議天地之有初。識縱橫貴賤之義。議南陽之形勢。見輓輅羊裘之風。鬼神則謂神怪窈冥之事爲害道。雜錄則於語默出處之閒爲量衡。其閒遺文軼事。確有可傳。而不載於典籍者。賴此猶存其一二。大抵無所不議。則無所不通。通天地人曰儒。公眞可謂通儒也已。雖然。公自贊有云。使展其霖雨之手。固當忠君父而澤民物。

是隱又非公之所得已也嘗讀公母揭太君壙志母紉縫兒講習迄夜分或鷄鳴乃已嘗曰汝家世名儒吾望汝無失爲儒也會權姦覆國三宮北遷母流涕曰噫無望矣則公之成就蓋在於五睟遺孤之日而不在於家山北遼陽之年也與子偕隱溯孟教者敢忘所自哉或曰身旣隱矣何又仕於本州仕於延平乎不知大隱城市小隱山林古之人已言之避世金馬門古之人又嘗行之委吏乘田未可謂仕況寄其道於木鐸函丈之閒以稍慰其淑人素懷一行於豐而紀往開來身實任之矣再行於劍也留受業者三年世共尊之矣苟非羶慕於要津貽譏於捷徑士君子何不可沾一命以自行其志哉今觀此編蓋在宋亡之後而其敘述在於歸閩者爲多則公之自視仍然隱居而已耳何汶汶者之不審也不審其志而徇其迹則仕於昇平者爲賢哲仕於衰晚者爲庸愚生際奕葉者盡爲守正遇值鼎革者盡皆枉道是以仕論仕尚且弗得其志之所存矧仕而仍然隱者爲能論其世而原其心哉

康熙丁未日躔大火之次裔孫凝謹識於水雲書院之壽文堂

隱居通議目錄

卷一　理學
卷二　理學
卷三　理學
卷四　古賦
卷五　古賦
卷六　詩歌
卷七　詩歌
卷八　詩歌
卷九　詩歌
卷十　詩歌
卷十一　詩歌
卷十二　文章
卷十三　文章
卷十四　文章
卷十五　文章
卷十六　文章
卷十七　文章
卷十八　文章
卷十九　文章
卷二十　文章
卷二十一　駢儷
卷二十二　駢儷
卷二十三　駢儷
卷二十四　經史
卷二十五　經史
卷二十六　經史

卷二十七　禮樂
卷二十九　地理
卷三十一　雜錄
卷二十八　造化
卷三十　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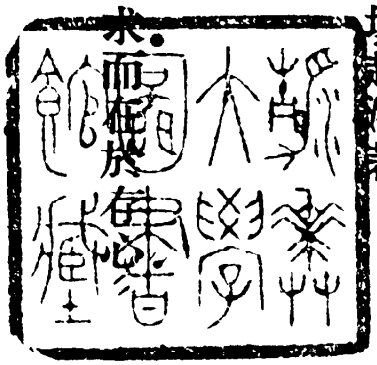
隱居通議卷一

南豐劉　壎起潛著

理學一

儒者職分

儒者職分不在於作文而在於講學講學不在於章句而在於窮理窮理不在於外求而在於存心



道統遺論

自孟子推明道統見於七篇之末章其後韓文公作原道伊川公序明道皆承其意推明之而皆不能無遺論孟子說見知聞知而武王周公不得與於太公望散宜生之列昌黎論傳道而曾子子思不得續孔子之脈伊川則又謂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千四百年間漢董生唐韓子以至宋周子俱不與焉非遺論歟當考

古人自少力學

一日几閒見南豐先生文閱視其上歐陽公書乃慶歷元年也時年二十三爾其書有曰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又曰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游當世斐然有扶衰救敝之心非徒嗜皮膚隨波流搴枝葉而已又曰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奧室家自知可以少

分萬一於其間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貫古今。則宜取奇偉閎通之士。使趨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某不信也。觀先生之志如此。是其少年所學超卓不凡。非若新學小生。惟務詞章而已。且是時濂洛未興。而先生之學專向聖域。何可得哉。同日又閱延平李先生師友問答集。有贊見羅仲素先生書。其年亦纔二十四爾。其書有曰。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又曰。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完。而智巧襲擇焉而不詳。守焉而不專。朝夕恐懼。不啻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又曰。聖學中未有見處。在佛子中有絕嗜欲。捐念想。即無往以生心者。時相與游。亦足以激汰滓藏。洗滌垢塵。安情乾慧。得所休歇。言蹤義路。有依倚處。日用之中。不無益也。然謂儒者之道。可會爲一。所以窮理盡性。治國平天下者。舉積諸此。非愚則欺。衆皆坐某以此。而不知某藉引此以爲入道之門爾。二先生生世不同。人品不同。然皆以市蹤弱冠之年。使已有志於作聖。乃知古人力學自少時已下工夫。回思吾儕小人。當此年紀。不過刻意舉業。志求榮達。日夕汲汲。惟黃册之文是務。舉世陷溺。相習成風。曷嘗有一之志於道哉。亦由所師不過如此。繆種相承。卒誤後學。斯時也。儻有名師能舉二先生之說。開發提警。安知不於道有進邪。虛老一生。晚悔何及。熟復二書。仰天浩歎。要知舍內學而從外務。誠不足道。

朱陸

乾道淳熙間。晦菴先生、以義理之學闡於閩。象山先生、以義理之學行於江西。嶽峻杓明。珠輝玉鏘。一時學士大夫。雷動風從。如在洙泗。天下竝稱之曰朱陸。朱氏之學則主於下學上達。必由灑埽應對而馴至於精義入神。以爲如登山然。由山麓而後能造絕頂也。故晦菴多著書以開悟學者。然象山每不然之。議其爲支離。其鵝湖之詩曰。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又曰。六經注我者也。陸氏之學則主於見性明心。不涉箋注訓詁。而直超於高明光大。然晦菴每不然之。以爲江西之學近於禪。晦菴歿。其徒大盛。其學大明。士大夫皆宗其說。片言隻字。苟合時好。則可以掇科取士。而象山之學。反鬱而不彰。然當是時。雖好尙一致。而英偉魁特之士。未嘗不私相語曰。時好雖若此。要之陸學終非朱所及也。蓋二先生之學不同。亦由其資稟之異。晦菴則宏毅篤實。象山則穎悟超卓。是以象山之文。亦皆勁健斬截。不爲纏繞。至其游戲翰墨。狀物寫景。信筆成文。往往亦光晶華麗。有文人才士所不能工者。誠一世之天才也。

論子在川上章

朱文公與門人論子在川上一章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謂與道爲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爲人作觀瀾詞。有兩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門人問曰。明道謂其要只在謹獨。如何。先生曰。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使間斷了。豈能如川流之意。門人又問曰。明道云。自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此。如何。曰。此事除了孔孟。猶是佛老見得些形象。譬如畫人一般。佛老畫得些模樣。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著。如何不放他兩箇做大門人。曰。只爲佛老從心起工夫。其學雖不是。然却有本。儒

者只從言語文字上做。閒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亦只做一場話說過了。所以輸與佛老。先生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未是。然却勝似儒者多矣。朱門師弟子講明此論。可謂極至大綱。爲學必合從天命性上理會起。此謂之原頭。識得原頭。從此下工。則如川流之晝夜不息矣。禮記論祭河海曰。有原也。有委也。此謂知本。亦是見得此意。佛老俱是略識原頭。然亦未可謂眞識也。

工夫熟中出

文公曰。書所以維持此心。若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此語甚當。又曰。工夫自熟中出。又曰。只是熟。便自會。先生於熟之一字。屢言之。不一言之。

水心論朱陸

水心文集中稱朱文公。或曰新安先生朱公。或曰朱公元晦。又嘗騰章爲文公力辨林黃中之劾。其於陳止齋呂東萊。亦屢稱之。獨不及於象山。心嘗疑焉。以爲此時號爲儒宗者有四。曰朱張呂陸。何獨見遺。惟於胡崇禮墓誌中。一寓其辭曰。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矣。以故越人爲其學尤衆。雨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澈坐內觀。以上皆水心語。然無斬辭。似亦有取於陸者。特謂之後出。則非嘗觀象山與晦菴往來書。俱各稱兄。及勉東萊勿於喪服中聚徒講授。書中言詞峻切。止如平交。陳止齋專書致幣於象山勤矣。而回書亦惟稱止齋曰兄。止齋之於水心。蓋前輩也。象山視如平交。則不得謂之後出矣。水心輕視。竊所未諭。

朱張呂陸

性學之肇興也。以周張二程爲宗。其繼盛也。以朱張呂陸爲宗。然當時水心文字實未嘗合而言之。荆谿吳公子良師事水心。持節江右日。爲隆興府學作三賢堂記。有曰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學深遠。不可以方册既。貫羣聖賢之旨。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可以補羣聖賢之遺。孰爲異。孰爲同哉。合朱張呂陸之說。濂而約之於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溯而約之於顏曾思孟。合顏曾思孟之說。溯而約之於孔子。則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孔子之學。即皐益伊仲傅箕周召之學。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尚何彼此戶庭之別哉。以上皆荆谿公記中語。予初疑水心或有不滿於象山。今其高弟弟子。一筆貫通。即平日師友授受。必有確論。其爲此決定語。而刻之金石者。殆出於師說也。亦可見其心矣。

魏益之悟入

水心公志陳叔向之墓。有曰君既與魏益之游。每恨志慮昏而無所明。記憶煩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皆彷彿若有見焉。自是以斯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讀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療。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合。然重其讜直無隱。士有比君所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也。昔孔子稱憤悱啓發。舉一反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近於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二造而盡獲也。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叔向捂包蒙之梏。游於廣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逾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厲志勇猛。蓋不以悟自足也。而

益之不然。獨守其悟。而百聖之戶庭虛矣。然則叔向之所以冀於其師者。益之未暇詳也。以上皆志中語。予嘗記乾淳間有魏掞之者。嘗以直諫膺主眷。而未知益之名諱爵里與夫所學傳承也。夫以悟爲則。固未足以盡道。然誠妙悟。則亦幾於見道矣。朗徹澈瑩。纖翳不留。高出萬象之表。與太初鄰。其視貍頭故紙。迷溺訓詁。而卒無益於自得者。不差勝乎。水心之論。雖有抑揚。顧窺其微旨。則亦有取。豈非泥於時好。艱於顯露。亦正言似反者歟。不然。則讀書徒多。恰方不療二語。正當斥絕。豈宜表而出之邪。或謂此語。蓋有激而云。然亦至論。

論悟一

前段所載陳叔向受教於魏益之。未久大悟。而洪纖高下。皆若彷彿有見者。此事甚奇。不知所謂彷彿有見者。何也。佛家謂阿那律。具天眼一通。能觀大千世界如掌中果。舍利佛、智慧第一。觀人根器。至八千大劫。仙家亦嘗曰。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猶如指掌大。雖二教之說。誕幻無實。然參究互攷。亦惟一悟耳。儒家所以諱言悟者。惡其近禪。且謂學有等級。不容一蹴而到聖處也。故必敬義夾持。必知行並進。必由知止而進於能得。必由下學而造於上達。必由善信美大而入於聖神。雖高明而本乎中庸。此其序也。故不以悟爲主。然前輩又有謂人患不入悟境耳。果能妙悟。則一理徹。萬理融。所謂等級。固在其間。蓋一通而萬畢也。此論未知當否。昔嘗聞老儒李伯煥與予言。金谿有傅先生號琴山。親承象山先生學問。甚高。生徒甚衆。日夕講論不倦。鄰有一染匠。常往聽講。久之。忽大悟曰。元來世間道理如此。自是聰明開豁。遂能

詩文不復爲匠琴山從而作成之觀此豈亦魏益之之學歟惜予生晚不及見諸賢而參請也近於九月閒客洪城遇北人曰東門老於宋庭賓家蓋學道之士也衣履如道人談論娓娓自言出家從師久而無獲一日師令往某處正雪中旣寒且饑因結屨忽有悟則見天地萬物洪纖曲直如清淨琉璃無不洞徹自此了無滯礙其亦魏益之之學歟予甚欲究詰之顧初見未敢驟說欲再叩明日乃聞飄然往臨江矣洪人謂東門老乃大徹大悟者惜不及覓其蘊也話閒極取程邵二先生之學又曰聖人之道本自渾全朱晦菴先生說得破碎今人不信孔子之說却信朱說安能見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只一便了曾子添箇忠信已多後來千言萬語脚下注脚去道逾遠至詆有天之忠恕聖人之忠恕學者之忠恕尤大穿鑿其論如此又謂人當理會心學如作詩作文多是說謊

論悟二

兒童初學蒙昧未開故嘗然無知及旣得師啓蒙便能讀書認字馴至長而能文端由此始卽悟之謂也然此却止是一重麤皮特悟之小者耳學道之士剝去幾重然後逗徹精深謂之妙悟釋氏所謂慧鑑所謂六通儒家所諱言也世之未悟者正如身坐窗內爲紙所隔故不睹窗外之境及其點破一竅眼力穿逗便見得窗外山川之高遠風月之清明天地之廣大人物之雜錯萬象橫陳舉無遁形所爭惟一膜之隔是之謂悟而儒家不言者懼其淪於虛寂不合於帝王之大經大法而無以成天下之務也惟禪學以悟爲則於是有曰頓宗有曰教門別傳不立文字有曰一超直入如來地有曰一棒一喝有曰聞鶯悟道

有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既入妙悟。謂之本地風光。謂之到家。謂之敵生死。而老莊氏亦有所謂致虛極。守靜篤。虛室生白。宇定光發。皆悟之義。儒家之學亦有近之者。顏之如愚。獨樂曾之浴沂詠歸。孟子之自得。大學之自明。以至如濂谿之庭草不除。明道之前川花柳橫渠所謂聞悟。亦悟之義。水心又提出憤悱舉隅。與夫四端四海諸說。以爲近悟。是邪非歟。

論悟三

前段嘗疑陳叔向因悟有見之爲異。今觀晦翁作存齋記。有曰人所以位天地之中。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孰爲之體。必將瞭然有見於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詳此記。則大意與釋氏之說合。而所謂瞭然有見者。非悟也夫。

佛學主悟

水心作宗記序。述永嘉鮑榿。刪擇禪宗要語。定著百篇。有曰。予嘗問榿。儒之於佛。強者慍。弱者眩。皆莫之睨。子以何道知之。榿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爲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予聞而逾悲。夫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夫。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觀此序。則水心固未嘗以佛家之悟爲是也。

徐侍郎悟學

徐侍郎諱誼字子宜乾道進士由池州教授歷清要歷事孝光寧三宗入爲刑部侍郎出爲寶謨閣待制江淮制置使移鎮隆興府而卒中忤韓侂胄貶南安軍移袁婺州流落十年而後得釋水心志其墓有曰諸儒雖爭爲性命之學然而固滯於語言播流於簡末多芒昧影響而已及公以悟爲宗懸解昭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脩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寤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參玩茲語似亦近禪而當時諸儒學術亦因可見徐公卒於嘉定初元時閩浙諸老存者寡矣

李牧坡悟入

盱江李子原諱溥自號牧坡嘗從克堂包先生學公曰何必遠求子之鄰有利公文伯者卽子之師也子原信而就學焉利公舉學習而說克己爲仁以叩之未契也忘寢食而反求者數月一日渙然有省自是磊磊落落軒豁呈露無秋毫凝滯吟風弄月撫掌抱膝笑歌自若休休其心欣欣有喜如口之於芻豢常有餘味蓋其所好既得所說益深自命曰牧志其所自養也自養者厚而其證驗有不可掩於外者如此淳祐癸卯歲年七十有七悠然而逝宏齋包文肅公志而銘之曰志道於遠得師於鄰一覺之後一好之神蓋以表其有悟也觀此則牧坡之渙然有省其亦陳叔向之忽然有悟者乎

黃仲山言性

越之新昌黃仲山名仁靜有子名度登朝顯官累封仲山至朝奉大夫賜服金紫年八十七開禧元年八

月卒自言見性命眞處如水中鹽味非無如有其說深矣嘗與陳君舉傅良縱論夜分君舉名善辨不能窮詰曰此非師授而得也病中嘗曰除世俗塵事易除心中情想難吾用力於此久矣然葉脫枝生不知其幾今眞斷矣故樂也臨絕視度而笑度指其心曰得非能於此洞然乎公應曰然遂歿以上載水心志中詳其爲人豈亦融會儒釋之學者歟

水心論佛學

云余在荊州無吏責讀浮屠書盡數千卷於其義類麤若該涉夫西戎僻阻無有忠信禮義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閒披析解剝別其眞妄究其始終爲聖狂賢不肖之分蓋世外奇偉廣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較然殊異豈可同哉世儒不知淺深猥欲强爲攘斥其於道鮮矣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鄰省問念佛者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爲老兵所課爾東叔言誦此書三十年矣予問東叔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沈思久之曰如雞倏鳴顧瞻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余聞而歎息夫不讀者固不能知而讀者知之止於如是以上皆水心先生語味其旨若斬之者又嘗稱天台端信師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辨蠭起援據今古中其機要咸曰信書爲不可與爭也閭戶長年人莫識面惟教其徒令速趨西方空寂以此自終予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或外示超俗而實墮俗紛若師庶幾免矣觀此論則先生所指悟本者未知所在先生以荊州讀佛書有見告之文公文公答之曰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中閒得君舉書亦深以正則講究辨切爲不然

此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又曰。若見得道理分明。便無事煞決不暇讀佛書。若偶讀之。亦須便見得其亂道誤人處。愈親切。不至爲此言矣。

隱居通議卷二

理學二

朱陸一

朱陸二先生。同出一時。俱天地之間氣。名世之鉅儒也。然陸氏不喜著書。惟從原頭理會。嘗曰六經注我者也。故罕有傳世。而道不顯。顧有識則服其高明。若朱氏於書極下工夫。如四書集注。如詩易傳。如綱目。如家禮。如小學書。如楚辭注。如言行錄之類。非文公疲精竭力。更千百年終至湮晦。今使學者。蒙賴啓迪。洗凡破陋。則此數書者。誠足以補前古之缺也。至晚年則亦悔注釋。有詩曰。書册雍頭無了日。不如拋却去尋春。其意可見矣。公於象山殊加敬。嘗曰安得似陸子靜。堂堂自在。又曰子靜底是高。只是下面空疏。無物事承當。伯恭甚低。如何似得他。又曰江南未有人如子靜八字著脚。又曰吾儒頭項多思量著。令人頭痺。似陸子靜樣。不立文字。也是省事。又曰陸子靜、楊敬仲自是十分好人。文公之言如此。可見不分同異。鵝湖之集。易簡支離之詩。文公不以爲忤。後來一等抑揚過當。殆不可信。葢亦門人弟子。有分朋植黨。挾私取勝者。其實二先生未嘗立異也。善乎象山之言曰。建安也無朱元晦。青田也無陸子靜。偉哉言乎。大公至正。可以一洗蟲鼠之陋見矣。又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

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其言恢廓高明如此或者猶校江閩學術異同豈不大可鄙笑哉

朱陸二

予又見文公答南軒書有曰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只是廢講學而務踐履却於踐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則實有以過人答東萊有曰子靜約秋涼來游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却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與劉子澈書有曰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爲無力答陳膚仲有曰陸學雖有似禪處然婺州朋友却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答滕德章有曰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趨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答林擇之有曰陸子壽兄弟近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皆好氣象在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如此講學漸涌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與吳茂賢有曰陸學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答項平父有曰子思以來教人之法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生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陸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不細某自覺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答孫敬父有曰陸學於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而其徒傳習多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

之政事閒者。觀文公之言。平心服善如此。何嘗如後來學者。抑揚毀譽之過實哉。當其議論紛紜。本非眞有定見。往往挾私護局而已。文公答諸葛成之有曰。來諭、有疑於子靜。然子靜平日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盡同。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徐究以歸於是。而向來講論之際。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幼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眞是仇敵。亦何至此。然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詞取信。故默不言。是文公無恙時一等狂生。已敢如此。至煩老先生之諄諄。況於世無大宗師。則此輩何憚而不縱其狂誕邪。予近在閩中。聞泉州有一士獨宗陸。恨不獲識。後識三山張尙友。心甚向陸。且愛荊公祠堂記。謂不可及。因言文公筆下泥滯。亦可謂不私其鄉者。又說漳州經界事。

朱陸三

文公嘗謂陸學近禪。然其答黃子耕有曰。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若能認取本意。而於其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使依此實下工夫。方見得許多名字虛假。竝皆脫離。而其工夫。却無欠缺矣。此卽釋氏名相之說。又答李叔文有曰。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自見功效。此亦釋氏之說。恐不可專指陸學爲禪也。大概性命之學。不能不與禪相近。故伊川謂儒釋深處。只爭秒忽。晦翁承其說。亦謂

大亂眞而彌近理也。其闢之者。則大儒衞道。職當然爾。晦翁又議陸不講學。象山云人謂某不令人讀書。何嘗不教人讀。只是讀得別耳。異時晦翁答呂子約則曰。程子言心要常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弃在書册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痒之人。雖讀書何益。答石子餘又曰。學者只就册子上鑽。却不就本原理會。只成議論文字。與自家身心全無交涉。詳味此言。又似與議陸者相矛盾也。

永嘉之學

初周恭叔、首聞程呂氏微言。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儔倫。退而自求。是千載之已絕。釐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身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印於古人之心。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鄭承於後也。薛士龍奮發昭曠。獨究體統。帝王遠大之制。叔末寡陋之術。不隨毀譽。必撫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方安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某政。國厭某法。銖稱錙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陳緯其終也。四人、鄉之哲人也。此葉氏所著溫州學記之說。予按水心公志止齋墓。有云從公西十年。似有師弟子之分矣。而每字之薛尤前輩。止齋所師。而亦字之。未嘗曰先生也。然水心行狀止云少詣呂太史。不言止齋。豈於止齋惟平交歟。計其行輩。卽止齋實先達矣。謾撫其次第列於後。

周恭叔行己。祕書省正。

鄭景望伯熊。宗正少卿。呂伯恭祖謙。

鄭景元伯英。隆興癸未第四人。秀州僉判。紹興三年卒。

薛士龍季宣。常州守。

陳君舉傅良。乾道八年進士。寶謨閣待詔。

葉行之幼學。乾道八年進士。景元壻。

葉正則適。淳熙廷對第二。吏部侍郎。

合周程歐蘇之裂

永嘉有言。洛學起而文字壞。此語常有爲而發。聞之雲臥吳先生曰。近時水心一家。欲合周程歐蘇之裂。又言先儒謂歐文粹如金玉。又以爲有造化在其胸中。而未有以道視之者。然答吳充秀才一書。則其知道可見矣。南豐說理。則精於其師。如曰及其心有所得而下二三百言。非所詣之至。何以發明逗徹。東坡雄偉。固所不逮。伊洛微言。或有未過也。予詳此言。似謂歐曾可以合周程。而蘇自成一家。未知然否。反復紬繹。雖以道許六一。以說理許南豐。終是未曾深入閫域。而千載唯以文章許二公也。況晦翁詆斥蘇文。不遺餘力。水心雖欲合之以矯俗。然其地位亦只文章家爾。終不見其往復講辨如呂陸也。晦菴答楊履正有曰。世之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潰於前。而文辭紺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詳味此語。則文章乃道學家之所棄。安可得而合哉。

歐公言道不言性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是性卽道也。歐陽公答李詡書曰。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六經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專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論語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此二者。戒人愼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惟戒人愼所習與所感而動。及所以率之者爾。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今之學者於古聖人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乃好說性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子之所不暇也。故爲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歐公之於性也。其論如此。答吳充論文。則曰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又與石公操書亦曰。相期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者。乃可以爲憂也。歐公之於道也。其論如此。蓋公之意。以仁義禮樂爲道之實。而不欲說性者。懼其淪於虛。亦其生平惡佛而恐其涉於禪也。故曰。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當是時。道學之說未盛也。公固已有憂矣。蓋自五代

極亂之後而入於宋混一諸國中外太平此時世運猶如天地重開咸平景德以來眞元會合一番其人物往往篤實渾厚山立河行竭誠盡心惟務脩實德行實政至慶歷嘉祐若少殺而猶未衰一主於實故不爲無用之空言也而或者又曰性學不明他復何說夫子之罕言弟子之不問亦由人性上無容言說故耳楊龜山云孟子遇人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得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龜山之論爲是

參賜一貫之旨

學未至於聖人未有不滯於所先得而以偏受爲患者孔子進參與賜而示之道皆曰吾一以貫之豈非無本末之辨而欲合門人同異之趨哉今觀曾子最後之傳終以籩豆有司之事爲可略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媿終以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聞是則疑而未達者猶在也此水心之新論然二子之言正爲學者而發非二子之造詣也

龍川功名之士

宋乾淳間浙學興推東萊呂氏爲宗然前是已有周恭叔鄭景望薛士龍出矣繼是又有陳止齋出有徐子宜葉水心諸公出而龍川陳同父亮則出於其間者也當是時性命之說盛鼓動一世皆爲微言高論而以事功爲不足道獨龍川俊豪開擴務建實績其告孝宗有曰今世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

皆風痹而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孝宗極喜其說。然亦以是不得自附於道學之流。而人惟稱其爲功名之士。至其雄才壯志。橫騖絕出。健論縱橫。氣蓋一世。與朱文公往復辨論。每書輒傾竭浩蕩。河奔海聚。而文公亦娓娓焉與之商論。蓋一代人物也。惜中年後始中科舉。爲狀元。不及仕而死矣。予閱其文集。宏偉博辨。足以立懦。而又惜其於道不純。故後之品藻人物者。不以廁之鄭薛呂葉之列云。

龍川學術

龍川之學。尤深於春秋。其於理學。則以程氏爲本。嘗采集其遺言爲一書。以備日覽。目曰伊洛正原。又集二程橫渠所論禮樂法度爲一書。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其辨析西銘。平易朗徹。見者蘇醒。其於論語。則曰論語一書。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爲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此所以終身讀之。卒墮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內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是聖人猶與道爲二者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內。汲汲於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於是而讀論語之書。必知通體而好之矣。其說如此。則其於理學。固用心矣。豈徒曰功名之士。

儒釋判然兩途。而溺者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曰其精微處脗合無閒。曰儒釋深處所差秒忽。爾舉世溺焉而不自知。雖知其非者亦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己。且罵而且飲之也。

文以載道也。道不在我。雖有文、直與利口者爭長耳。退之原道。無媿孟荀。終不免以文爲本。故程氏謂之倒學。二十年閒。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倡和。後生小子於其說。高自譽誇。非議前輩。謂不足學。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爲聖人之道。盡在於我。

往三十閒。時予初有識知。猶記爲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閒。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窺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不知適從矣。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而昔之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須之禍。濫及平人。固其所自取。而出反之慘。乃至此乎。紹熙初元。

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必本於正心誠意。而子思之論爲天下國家。其經有九。若既多事矣。然而卒曰篤恭而天下平。又何簡也。

龍川與朱晦翁書

乾淳以來。諸賢互相闡究。理學大明。本領端正。榘度脩飾。渾然端厚。作世模楷。惟陳同甫豪縱開擴。氣蓋

一世。嘗有書與晦翁。其間數語。曲盡事理。今錄於左。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校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媿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竝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擴萬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謂麤塊大臠。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晦菴先生復謚議

晦菴先生之得謚也。太常初議。謂宜謚文忠。及下考功覆議。時退翁劉侍郎彌正以尚書郎官兼考功。謂初謚文忠爲非。請止謚曰文。退翁之子曰潛夫。即後邨也。年甫十七。代其父作覆議。識者稱其少年而有老筆。其後卒以詞華名世。今錄其謚議曰。謚古也。複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當於行。字一足矣。奚複哉。故侍講朱公熹歿於爵未得謚。上以公遺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子沒。獨子思孟軻氏述遺言以持世。斯文以是未墜。漢諸儒於經始采掇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眞在句讀而已。涉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造聖賢堂域。最後韓愈氏出。或謂其文近道。爾葢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此道幾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橫渠二程子發其微。程氏之徒闡其光。至公而聖道粲然矣。公持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於書。拾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泛求也。恐汩其說。讀書初貫穿百氏。終也韜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秒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麤。集諸儒之粹。

而去其駁。曰醇矣哉。孟氏以來。可概見矣。公中科弟時。猶少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晚在經筵。不能五十日。而閒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摩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審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好。若此者。眞公之學也。嗚呼。師友道喪。人各自尊。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闊。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爲迂。擯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爲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跅弛捐繩墨者。姍笑以爲誕。世嘗以此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按公在朝廷之日無幾。正主庇民之學。變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之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不得爲醇。其事業亦有可恨。大年政復文士稱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評韓愈爲文人非也。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爲韓文立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前輩多稱其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兩語殊妙。足以十晦翁之平生。

隱居通議卷三

理學三

莆陽老艾

予少時熟觀劉後邨集。見其推重艾軒林公甚至。且併及其傳者。網山樂軒之屬。其稱林公或曰老艾。予極慨慕其人。恨不見其著述也。皇慶壬子冬。由劍庠捧台檄行縣至順昌。有教諭林兄玉孫莆人也。疑是艾族。出示艾軒文集八帙。予因借觀而摘取焉。

公諱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年五十始登第。仕至中書舍人。坐繳奏謝廓然賜告。尋除御史忤旨。失眷。改工部侍郎。乞外以朝散區。集英殿脩撰。知婺州。尋與祠。明年卒。年六十五。丞相周益公銘其墓。公學造深醇。所爲文。奥雅篤厚。刊落華腴。而宿於理。後邨謂其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竝驅。此則惟知尊敬鄉賢。而不自覺其諛之過也。檀弓固三代文章。未易輕言。而韓亦豈易及。誠與韓竝驅。則何爲不與韓竝行於世邪。大概直是一博洽之儒。醇正之作。尤深於經者。其蒼勁處。非淺學能及。

公與龜山之孫楊次山書。有云某幼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爲人。卽踴躍道其事。又讀晉書見一樣人物。如寒蟬孤潔。不入俗調。心甚樂之。一日對方次雲及六兄談六兄乃夾漈也。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云。此

數人來入子之門。恐一日著脚不定。某乃悟夫子之門。爲人物準的。千歲人物。要得入此窠樣中。乃無媿。千歲而上。有多少豪傑可以共學入道。恨不令聞此語。陳寔、管寧、元德秀、姿稟如許。數百年中乃一見。又却不聞道。此大可惜。

又曰不亦說乎。說、不餒也。時習如車輪運轉時。此尚未見得如何。纔頃刻推不去。便覺得前者爲說之義。起居語默。連轉不停。此爲時習。纔一失節。則餒矣。乃知不餒卽爲說。

又曰忠恕者、謂夫子之道乃如是忠恕。有足者皆可至也。非是以忠恕說一貫。忠恕違道不遠。要當如是發語耳。

又曰有才藻之人。纔有一分簡忽氣象。要做甚吾夫子謂。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卽不足觀。此語久之。乃如一泓秋水。須眉自見。

答人問忠恕而已矣曰、南人偏識荔支奇。滋味難言只自知。剛被北人來借問。香甜兩字且酬伊。

答仁者安仁曰千年古道萬年堤。老牯循循不解迷。牧子不知何處在。亂山荒草鷓鴣啼。

自諭有曰脩水佳人白玉闌。花前何似妾容顏。從來未省傷春意。猶自樓頭畫遠山。又曰莫怪騷人太顛。曾聞阿女語劉郎。神仙本自無言說。尸解由來最下方。

又云世間惟有榮辱毀譽所不到者。爲建德之國。

艾軒網山樂軒三賢序派

艾軒歿。網山嗣業。網山卒。樂軒嗣焉。竹谿又學於樂軒者也。後邨作三先生祠堂記。有曰。里中前一輩及老艾之門者。衆矣。然數十年間。更相推讓。卒以傍邑二十接艾單傳。所謂公論在人心者耶。網山者。月漁林氏名亦之。字學可。樂軒者。橫塘陳氏名藻。字元潔。俱福清人。竹谿姓林氏名希邈。字肅翁。亦福清人。艾軒仕至法從。網山樂軒俱死布衣。竹谿仕至左史直舍人院。出知饒州。

竹谿論師傳

竹谿公之師曰。樂軒先生陳元潔藻。所著有詩筌。公爲序之。而首及於當時師傳次弟曰。在昔隆乾間。士之師道立。浙有東萊呂氏。建有晦菴朱氏。湘有南軒張氏。江西有象山陸氏。莆有艾軒林氏。皆以道師授。竝世而立名者也。艾軒於時猶爲前輩。號南夫子。獨不喜著書。門人又益微。黃懷安芻、最高弟。最先天二劉著作正字雖暫顯。亦早卒。世其學者網山一人。再傳樂軒。又皆以布衣死。艾軒在網山以艾軒名。網山在樂軒以網山名。近二十年。鄉井聞見日陋。張呂諸儒。以其書在。可磔裂欺世。故人能言人言象山者疑信已半。至若艾軒姓氏。則問之晚少年。漫不省。樂軒雖得壽。後網山死四十年。衰白窮廬人以爲常人矣。且而背譏笑不小。其文既不適時開出語。又驚世駭俗。至於今譏笑未已也。樂軒卒十年。予請於宗伯而祠之。或詈或排。幾不就役。昨之日猶有難予者曰。子之師何如人也。笑而應之曰。人矣乎。烏乎長。曰。奚短哉。烏乎學。曰。奚遺哉。以文名乎。曰。玉質金相。春明秋潔。絕出羣言。探入微賾。先生之文若是已。名則吾不知。然則至道矣乎。知以詩名乎。曰。洗削穠華。完復素樸。羣誚鄙俚。自謂奇崛。先生之詩若是已。名則吾不知。然則至道矣乎。

曰玩神遺形甘約保獨傲睨乎鬼神兄已而弟佛撓挑浮游至死不厭道邪非邪予亦不知也客艴然而去予方追歎未已蹙甫適以詩筌來覽之泣下遂志諸卷首而系之曰師學之傳豈直以詩詩又不傳學則誰知後千年無人已而已而後千年有人留以俟之奈何乎噫門人竹谿林希逸序竹谿此作序次有統紀有樞紐布置有開架清潤潔整自是作手其述諸儒師授尤有眼目閩中一種議論各尊所聞罕及呂陸而竹谿於此包羅不遺已是特見過於俗學又曰言象山者疑信已半則其見逾卓得非師友平日講貫及是歟惜予生晚不及一見先生求是正又恨未及其他文

南軒契合

南軒先生張宣公栻初問學於五峯先生胡明仲宏一見即契合宣公欣然歸語人曰如拔出九泉之下而升之九霄之上其所得如此想當時必有超世絕俗之論惜不傳也五峯弟爲致堂先生名寅字仲仁

近道障道

世言王荊公嘗延館一脩行僧於家當胸次膠擾時即就僧語語輒釋然一日僧謂公曰相公有近道者一有障道者二公問何也僧曰相公不愛官爵聲色此一事近道者也相公性太躁急又好觀書作文字此二事障道者也公問何時見道僧曰此去更三世不昧正性即成道矣公爲竦然自此後頓寬和亦不復耽書作文臨終灑然而逝人謂其得此僧力未知然否朱文公平生竭盡精力解注諸書實爲後學之益晚與白玉蟾游始悟其徒勞遂賦詩曰書册壅頭無了日不如拋却去尋春蓋自悔也其於象山心服

以此。然則吾徒老不自覺。猶壅汝障礙中而不見道。是亦知而故犯者矣。

論缺

玉淵劉清叔澈。缺

此行也。世儒疲精竭力於缺

曾潭傅先生講易

曾潭先生傅子淵。南城人也。出入朱陸間。深明理學。爲衡州教授。過白鹿書院時。丞相周益公帥長沙。小隊奄至。乘先生不備。請先生升高坐。講易。先生顧左右。得周易正文。徑攝衣升坐。讀乾。讀坤。又讀屯與蒙。聽者已倦。忽藏之袖間。正色大言曰。此紙上易。不足講。講三聖人易可乎。於是倦者悚容。益公離坐躡先生後。而言曰。今日見子淵矣。

周易遺論

近世學者。常患無師友以講易。然聖如孔子。賢如孟楊。或師弟子問答。或著書立言。傳道解惑。無餘蘊矣。使吾徒生於其時。親炙有數。根器有限。未必得如今日讀其全書之爲深切著明也。亦在乎潛心而已。昔黃魯直嘗問文章之法於蘇。以後缺

隱居通議卷四

古賦一

總評

作器能銘。登高能賦。蓋文章家之極致。然銘固難。古賦尤難。自班孟堅賦兩都。左太沖賦三都。皆偉贍鉅麗。氣蓋一世。往往組織傷風骨。辭華勝義味。若涉大水。其無津厓。是以浩博勝者也。六朝諸賦。又皆綺靡相勝。吾無取焉耳。至李泰伯賦長江。黃魯直賦江西道院。然後風骨蒼勁。義理深長。駕六朝軼班左。足以名百世矣。近代工古賦者殊少。非少也。以其難工。故少也。其有能是者。不過異其音節而已。而文意固庸庸也。獨吾旴傅幼安自得深明春秋之學。而餘事尤工古賦。蓋其所習。以山谷爲宗。故不惟音節激揚。而風骨義味。足追古作。愚亦素喜山谷諸賦。誦之甚習。每與此先生文會劇談。至意氣傾豁處。此先生輒曰。相與讀山谷賦可乎。因振袂同聲朗誦激發。覺沆瀣生齒頰間。嗚呼。文明之世。有此眞樂。今無是矣。蓋吾旴以詩名者。黃希聲、黃伯厚、利履道、趙漢宗諸人。以古文名者。張誠子、劉信翁諸人。而以古賦名者。幼安一人而已。今其年八十有三。苦末疾、多蹇步。亂離閒阻。文會闊疏。因思此老。疇昔談詞如雲。山鳴谷應。今則無復此奇士矣。景定壬戌歲。郡太守錢侯應孫。招予與幼安客郡齋。同游平遠臺。幼安雄辨傾坐。聽者

爲竦。其後交游諸公貴人閒。與幼安聚會之日常多。而議論常合。乃今思其人而不得見。因追尋其所作古賦一二。姑載於此。以備遺忘。且以示諸兒。使知吾旰有此前輩。又知古賦之精工者。不得多云。

秋花草蟲

徽宗皇帝萬幾餘暇。戲御毫素。閒作花草蟲魚。以示天縱多能之意。李公甫侍郎得而藏之。幼安爲作秋花草蟲賦。曰。

惟仁風之遠暢兮。舉萬物以咸遂。彼動植之微類兮。悉陶冶於一氣。翩翩其飛。森森其萃。覃百年之雨露兮。非期月之能致。翹肖形於造化兮。固妍醜而不齊。跂行喙息與根荄芽甲兮。皆不出於範圍。天工妙於賦物兮。又賦之於毫素。抑造化之不遺物兮。於筆端而咸覩。笑朝披而夕落兮。何暫榮而易落。哀朝生而莫死兮。豈歲寒之可託。觀其墜翼爭枝。蟷策勛也。壤九決去。蜣息轉也。膩粉雙舞。蜨夢回也。細要孤飛。蠭銜罷也。經緯錯陳。蛛能巧也。封疆角立。蝸方爭也。碎金委地。楚芳殘也。碧玉倚籬。甘蕉偃也。秋色慘淡。秋風蕭騷。翳此數物。猶能自保。彼陽春之載敷。宜羣物之竝育。何金行之淒厲。尙鮮其未戮。嗟夫。汎滔曼衍。湛恩汪濊。滲漉九有。旁魄萬類。斯靈臺之昆蟲。而太和之行輩也。有盛有衰。物理則然。雖生生之不窮。而常慮肅殺之終不免也。恃其成而不戒其敗者。必墉。安其榮而不思其悴者。終危。因物化之若此。悟人事之當知。恨生世之不早。闕微臣之箴規。

泉谷徐尙書鹿卿豐城人也嘗搆閣以藏書名之曰味書閣幼安爲之賦曰

山水明秀邑稱劍江於其中而擇勝建傑閣之巍卬黃簾綠幕之閉牙籤玉軸之藏出則連車入則充梁是書也非有酸醎甘旨之可啖醲濫滫髓之可嘗也然而古今嗜之者飮則過於醪醴嚼則美於稻粱既咀其華又漱其芳或欣然而廢食雖終日而不忘以其怡神者有黃爛之目以其旨美者有雋永之題以其說心者舉芻豢以爲比以其用之不竭者至謂五穀不能以庶幾是皆有得於書味而其深淺醇駁則未能一概而周知書之類也百種千名言之立也異軌多岐隨吾所取往往而有至其合聖道之與否則如十指之難齊絺章繪句抽黃媲白味則美矣而不適於用譬之雞肋雖勤抉剔而不足以療飢老氏之淸虛釋氏之超詣味則高矣而不協於極猶蟭蠛瑤柱食之爽口終不免動氣而嗛眉申商刑名之學儀秦縱橫之說味則奇矣而用之有害猶河魨野菌纔一下咽而腐腸裂胃之患已隨之矣惟中庸之誠魯論之孝弟大學之德孟子之仁義食之有益而無損咽之有信而無疑可以澤膚可以充腹終朝不食則枵然不知其所爲正猶菽粟之甘太牢之肥仁人之所先得而古今之所同嗜君子所以哺其膏液而鮮能知之者所以爲凡民之所歸也泉谷先生博極羣書屬屬正味立朝則奏對偉然出守而治行卓爾有大人格君之業得君子愛人之義味書之效蓋已試矣雖然萬皋稽古未有經籍之傳良弼典學豈待文史之富而道貫百代功高千禩蓋旨不在於語言妙多離於章句故默識者通融心潛者理悟儻專泥於筌蹏亦何得於魚兔泉谷先生義理厭飫之餘掩卷默坐之次顧以此語爲僕思之

麗譙

紹定中、建昌朱守憲以嚴刻激營卒周威陳寶之變。朱隕於兵。里寓公聶善之侍郎子述。撫定之。未幾而城內火。延燎郡廨民居幾盡。時徐監丞垓。來領郡事。更掫郡治。而鼓角樓尤壯偉。幼安爲作麗譙賦。以寓頌規。辭旨精步。其序曰。盱江以辛卯八月融風告災。越明年。伐材鳩工。鼎建郡治。麗譙雄峙。得制度豐約之中。竊伏惟念立壺植箭。而晝夜分。鳴角伐鼓。而昏昕定。一郡耳目在焉。非如登眺遠覽。窮賞玩以自適者比。昔魯作閟泮。史形歌頌。蓋以其所作上有補於國。下有益於民也。是以序而賦之。

環江山之佳麗兮。有雄樓之突兀。曾日月之幾何兮。儼規範之崇崛。新斯人之觀瞻兮。鎮千里之寓謐。羌孰紀而頌之兮。抽祕思之秒忽。于時牛犢帶佩。螳蜋斧鋒。四野沸騰。初息阻訌。天跳地踔。四起融風。裸舉不裸。樓觀爲空。盡鏁事於一朕。莽蕭條於四封。幸天惠以仁侯。提一郡以摩撫。逮政通而人和。汔無斁以無惡。乃相巨材。乃營故址。乃命工師。乃建定制。儉不得陋。宏不得侈。稱侯國之規。宜邦君之治。棼橑岝巃。檻檻堅緻。畫下漏於抗爽。夜鳴鉦於虛敞。角凌霜以騰音。鼓逐風而震響。豈非賓餞有法。天時於焉正邪。聽休有時。郡政於焉修邪。作止有候。民事於焉節邪。駕受有式。兵籍於焉制邪。東望則長川喧虺。趨我城郭。雲樹參差。月波灩潏。南望則巨石峙立。偉然下闕。狡麗蹲踞。髣髴攫啗。西望則奇峰插天。刻削巉巖。白露晨縈。紅曦夕抹。北望則超超九逵。直走京畿。郊原蒼莽。亭驛紛披。蓋今之麥熟禾秀。芒芒布野。昔之霜露荊棘而傷心者也。今之上棟下宇。翬飛鳥革。昔之瓦礫糞壤而劇目者也。登斯樓者。亦有思乎。巨室細

楠。魏裁穹隆。屹若特立。非夸其雄。斲削摩礱。黝堊髹赤。舉以法故。非侈其飾。出入是門。必肅必恭。冰食葛製。爰端汝躬。反側隉阮。化爲春融。則增秩賜金。可以紀功。出入是門。俛仰愧囊帛匱金。祇爲私計。四民失業。五兵猶試。則前車之覆。厥鑑亦邇。是用斟酌民言。式警有位。尙聽茲哉。以福千里。結尾數語。辭嚴義正。凜然春秋衮斧之意。讀之令人懽惕。

訓畬

千峯先生陳文定公寓居盱城。作一堂。名之曰訓畬。幼安爲之賦。其序云。提刑寶謨常卿千峯陳公。書諗予曰。子昔爲泉谷徐公賦味書閣。吾得其文讀之。喜其旨深而辭暢也。今吾治一堂。置書數千卷。扁曰訓畬。子爲我暢厥旨可乎。僕乃復於公曰。昌黎平生名節偉特。如疏佛骨。撫鎭州。死生且不計。於富貴何有。誨子諸篇。類皆有羨於榮祿。勉符一詩。以經訓爲菑畬。是矣。然究其三致意者。不過公相皁隸之殊。居第輿馬、瑣細之事。識者疑焉。今公三登于朝。再以直去。咫尺禁從。抗章固辭。豈汲汲富貴歟。公曰。子弗聞乎。賦詩斷章。予取所求。今夫義理之腴。稻粱之甘。似之。學問之勤。耕耨之力。似之。吾之命名。是之取爾。豈曰朝種夕穫。爲榮名利祿計邪。僕曰。旨哉。乃援筆以賦。其辭曰。

惟鴻濛之肇開兮。風氣以異。有龜龍之特出兮。載籍由起。六七聖人。隨時以制。妙造化之機緘兮。極上蟠而下際。羌人事之萬端兮。貫一理而在是。易探消長之幾。書紀帝王之治。樂感其和。禮別其禦。詩具美刺之章。春秋嚴褒貶之旨。仁義道德之所從出。而正脩平治之要。皆由此其推也。千峯陳公。心醉六經。學該

百氏。掇英取華。既已發於事業。見於議論。以震一世矣。相彼寓居。巋然樓宇。據高面勝。開牖洞戶。挹盱水於襟懷。納軍山於指顧。草木之華滋蔥蒨曉夕之煙霏吞吐。乃建庭階。乃飾屏著。几席儼若。簨虡得所。熟潢緗素之前。陳綠幕黃簾之珍護。名以百計。卷以千數。上則庶幾平棘清豐之儲。下亦可與荊田亳祁而並駕。豈無金匱石室。汗青信史。亦有炙轂雕龍。百家諸子。悉不見稱。惟經是主。蓋指南設而東西不迷。明鑑照而妍醜無誤。合乎經者。必盡心焉。戾乎經者。吾所不取。此所以表羣經而摘訓畬。以名斯堂也。雖然、吾嘗聞之矣。明經取青紫。其志固甚小。教子勝籯金。其諭亦已卑。惟下帷發憤。潛心大業。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乃純儒之所爲。故義貴於集。不可爲宋人揠苗以助長。仁在乎熟。不可使五穀之不如蒹稗。規規然其守。肯播肯穫之戒。廩廩乎其畏不稼不穡之譏。行無越思。當如農夫之有畔。播種而耨。當識同然於此心之微。謹無春耕其丘。有何時實栗之歎。謹無豚蹏壺酒。有穰穰滿家之祈。嚅嚌道眞。涵泳聖涯。如是則公相之尊。輿馬之盛。昌黎之所以望符者。有所不暇計。而義方之訓。端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以士希賢。以賢希聖。居公之堂。讀公之書。尙其勉旃聖賢同歸。

以上數賦。皆幼安所作。見燕石稾。蓋其所著集也。幼安本以箋表見知諸公。開然四六殊不及賦筆。景定中。曾仲實侍郎起家爲江西運使。兼知隆興府。會前宰相濵山謝公方叔。寓居隆興。謝公居相位時。曾公實爲宰屬。曾公屬予通謝相啓。予爲之言曰。詣丞相府。曾聞堂上之都愈。佩太守符。來問山中之安否。曾公既到任。大合樂以宴謝公。幼安當爲樂語有曰。我某官。今郡太守。舊宰府寮。入政事堂。得與聞於國論。

送夔龍集。每親近於元台。其後文會。幼安笑曰。吾文正同子意。而子之語。殊勝予也。予笑曰。先生古賦。獨步當世。是爲大手筆。而與晚進校小技。無乃卑乎。幼安復大笑。

懷皐

近世諸老。多以文章名。而工古賦者絕少。惟千峯陳文定公。與西園傅公友。故亦喜作古賦。有懷皐賦一篇。獨清峭可愛。其序曰。次兄自號九皐。中壽而歿。作懷皐賦哀之。

有蝙躚兮羽族之儔。戛長鳴兮聞于九天。恍形景之莫覩兮。其去無邊。杳雲氣之茫茫兮。予衷怛然。憶追隨於林野兮。眞意之纏緜。何倏忽以暌違兮。悄餘音之弗傳。眇眇兮遼海。戰魚龍兮駢百怪。想翱翔兮周觀乎遠大。顧山澗之泠泠兮。尙舊游之如在。胡不歸來兮。使我心痗。倚雲霄兮蓬萊之峯。躋環珮兮。羣儔與同。顧瞻下土兮厭埃塵之溟濛。悵已忘兮前岡之松。胡不下游兮。舊侶之與從。蕭颯兮颼鳴。乘秋清兮上青冥。中扃耿耿兮夢難成。安得反魂之香兮。挹氣貌之亭亭。皎中夜兮兎景。杳何方兮棲處冷。弱翮繞於枯柯兮。墜寒葉於金井。安得故人之與偕兮。使頑疴之蘇醒。嗚呼噫嘻。頭戢戢兮皆兄弟。曷不旁交而遠契。數奇偶兮異短長。焉用泥遠而追亡。惻予懷兮軫厥初。形氣交值兮樂同涂。食息相待兮行止相需。二體之衡我兮。一氣之斂舒。倏風煙之滅沒兮。遠野馬於中區。彼悠悠以忘反兮。此悄悄兮靡居。雖然萬緣聚而必散。一氣運而無窮。往來離合。悲懽華顓。雖百千萬億變。罔可底止。未始離乎一域之中。走胡走越。何見而異宜兄宜弟。匪私而同。嗟逝水之洋洋兮。遠莫可追。扁舟大海兮。豈曰無期。寂寂之與赫赫兮。

共乘此化機。睨而視之若遠兮。焉不知朝莫之與隨。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無不在兮豈予違。滌靈襟兮寄聲詩。若疇昔兮光無涯。

浯谿

誠齋先生楊文節公萬里。嘗作古賦。然其天才宏縱。多欲出奇。亦間有以文爲戲者。故不錄。惟浯谿賦。言唐明皇父子事體。嚴論甚當。因錄其詞曰。

予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旁。招招漁舟。薄游三湘。風與水其俱順。未一瞬而百里。歘兩峯之際天。儼離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蕭然若儻客之鑑清瀉也。其一蹇蹇諤諤。毅然若忠臣之蹈鼎鑊也。怪而問焉。乃浯谿也。蓋唐亭峙其南。峿台蹲其北。上則危石對立而欲落。下則清潭無底而正黑。飛鳥過之。不敢立迹。予初勇於好奇。乃疾趨而登之。輓寒藤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窺。忽然心動。毛髮森竪。乃蹟故步。還至水湄。剔落讀碑。忼慨弔古。倦而坐於釣磯之上。喟然歎曰。惟彼中唐。國已膏肓。匹馬此方。僅獲不亡。觀其一過不父。日殺三庶。其人紀有不斁矣。夫曲江爲篋中之扇。雄狐爲明堂之柱。其邦經有不蠹矣。夫水蝗稅民之畝。融堅椎民之髓。其天人之心有不去矣。夫雖微祿兒。唐猶不寘厥緒哉。觀馬嵬之威挫。渙七萃之欲離。寔尤物以說焉。僅平達於巴西。吁不危哉。嗟乎。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爲得也。靈武之履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雖然。天下之事。不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册於高邑。稟重巽於兩帝。違人心以圖功。犯衆怒而求濟。天下之事。果肯欣然爲明皇而致死哉。蓋天厭不可以復祈。

人潰不可以復支。何哥舒之百萬。不如李郭千百之師。推而論之。事可知矣。且士大夫之捐軀以從吾君之子者。亦欲附龍鳳而攀日月。踐台斗而盟帶礪也。一復澄以荒。則夫一呼萬旗者。又安知其不掉臂也。邪古語有之。投機之會。開不容穢。當是之時。退則七廟之忽諸。進則百世之揚觶。嗟肅宗處此其實難。嘗爲之九思而未得其計也。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太息登舟。水駛於箭。回瞻兩峯。蒼茫而不見。誠齋此賦。出意甚新。殆爲肅宗分疏者。靈武輕舉。貽笑後代。其譏議千人一律。而此賦獨能推究當時人情國勢。宛轉辨之。犁然當於人心。亦奇已。結語乃步驟後赤壁賦。開戶視之不見其處。亦本唐人湘靈鼓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中間有曰。觀馬嵬之威挫。渙七萃之欲離。殪尤物以說焉。僅平達於巴西。此四句。形容絕妙。

毀璧

近世騷學殆絕。惟韓文公作羅池廟碑歌辭。世以爲有騷體。又李太白詩云。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世以爲此兩語酷似。至宋豫章公用功於騷甚深。其所作亦甚似。如毀璧一篇。則其尤似者也。朱文公爲之序曰。毀璧者。豫章黃太史庭堅之所作也。太史以能詩致大名。而尤以楚辭自喜。然以其有意於奇也。太甚。故論者以爲不詩若也。獨此篇爲其女弟而作。蓋歸而失愛於其姑。死而猶不免於水火。故其詞極悲哀而不暇於作爲。乃爲賢於他語云。其詞曰。

毀璧兮擲珠。執手兮問遒。愛憎兮萬世一軌。居物之忌兮。故嘗以好而爲禍。羞桃荄兮飯汝。有席兮不嬪

汝坐。歸來兮消搖。采芝英兮禦餓。淑善兮清明。陽春兮玉冰。崎於世兮。天脫其纓。愛纔人兮。生冥冥。棄汝陽侯兮。過汝曾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其離嬰。衆雛羽翼兮。故巢傾。歸來兮消搖。西江波浪何時平。山谿涔兮猿鶴同社。瀑垂天兮雷霆在下。雲月爲晝兮。風雨爲夜。得意山川兮。不可繪畫。寂寥無朋兮。去道如咫。彼幽坎兮可謝。歸來兮消搖。增膠兮不聊此暇。

此詞三章。一章言其失愛於姑也。二章言其死而不免於水火也。三章言其死後山川寂寥也。每章以歸來兮消搖句結之。卒章疑有誤字。公作此詞清陷而意悲愴。每讀、令人情思黯然。

山中松醪

東坡賦山中松醪。有曰。遂從此而入海。眇翻天之雲濤。句語奇健。可以見其胸次軒豁。筆端浩渺也。

隱居通議卷五

古賦二

梅花賦

唐丞相廣平文貞公宋璟作梅花賦。昔人謂廣平鐵石心腸。乃能宛轉作此賦。昔嘗讀之矣。近又復見一賦。豈後人效之乎。俱錄于後。以俟識者考焉。

垂拱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授館官舍。時屆除日。顧瞻堣垣。有梅一本於蓁莽中。喟然歎曰。嗚呼。斯花託非其所。出羣之姿何以別乎。若其貞心不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興。遂作賦曰。

高齋寥闃。歲晏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悄悄而亂吟。坐窮荒其無朋。進一觴而孤斟。前步除以彳亍。倚藜杖于牆之陰。蔚有寒梅。誰其封植。未綠葉而先葩。發青枝於宿蘖。擢秀敷榮。冰玉一色。胡雜沓于衆草。又蕪沒于叢棘。匪王孫之見知。欲潔白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萼著霜。儼如傅粉。是謂何郎。清馨潛襲。疏藥暗颺。又如藕香。是謂韓壽。凍雨曉溼。宿霧朝滋。又如英皇泣于九嶷。愛日烘晴。明蟾照夜。又如神人來從姑射。烟晦晨昏。陰霾晝閉。又如通德掩袖擁鬟。狂飇捲沙。飄素摧柔。又如綠珠輕身墜樓。半開半合。非

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俛或仰。匪笑匪怒。東郭順子正容物悟。或顛頹若靈均。或歌傲若曼倩。或嫵媚若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吻雌黃。擬議殆徧。彼其蕙蘭兮九畹。采蕙兮五柞。緝之以夫容。贈之以芍藥。翫小山之叢桂。掇芳草之杜若。是皆物出於地產之奇。名著於風人之託。然而豔於春者。望秋先悴。盛於夏者。未冬已萎。或朝蕤而速謝。或夕秀而遄衰。曷若茲卉。歲寒獨妍。冰凝涸沍。擅美專權。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語猶蟄。蠭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若措迹隱深。寓形幽絕。恥鄰市廛。甘逐巖穴。江僕射之孤燈向壁。不少棲遲。陶彭澤之三徑投閒。曾無悁結。實不移於本性。方有儷於君子之節。聊染翰以寄情。用垂示於來哲。從父見而勗之曰。萬木偃仆。梅英載吐。玉立冰姿。不易厥素。子善體物。永保貞固。

又一篇序曰。憶深山大川。斷石長巖。蘭芳幽秋。草落嚴霜。一氣頹枯。萬物閉藏。天地不色而豔根荄逞寒而芳。雪霜之間。時然梅花。孤香高標。入眼激俗。予因作而賦之曰。

雲寒草死兮。萬根荄之不芳。風栗列兮。冰生水鄉。山瘦兮月小。天空兮水光。落片景之冥鴻。照疏枝之夕陽。攲無人兮霜封霧銷。挺孤獨兮瘦節貞香。忍屈於靈均之手。沈灑於烟雨之鄉。實不老於鼎鼐。渴若迎於酒漿。一花一蘂。一詩一觴。汎蹤蹟於杳冥。餐孤芳而翱翔。吟吐字而不俗。延淡墨而意長。啐啄肺腑。剔摩胃腸。香太極而不古。名涔谿而逾揚。何石醜而與齊。何松怪而與剛。落孤景而不沈。薦清芬於冥芒。流春水而潺湲。振深冰而浪浪。度笛聲於遠關。寫孤梗於吟腔。幽谷兮磔磔。春風兮蒼蒼。蠭黃蜨粉。飛飛雙雙。臭發不死。寸心未荒。棘草深兮榛蕪。離落虛而淒涼。信芳杜之凋顏。委薰蕕之竝傷。日月漸古。人心行

藏。念此幽特。情兮可忘。奏古騷於絃響。託微興之將將。分姑山之逸游。遺囘儂於吟龐。予信發於此時。將永歌而長望。

按姑山囘儂二語。不知何謂。若曰和靖種梅孤山。則是宋時事。若指囘儂爲洞賓。則洞賓唐末人也。相去懸隔。恐別有意。儻必執此二事。則此賦必他人作矣。

落月

月落兮厓空。墮白璧兮土中。草木賴兮。山川失容。冪霧亂兮。猿鶴無蹤。我思子兮屈伸肘。昔班荊兮道舊。子悲我兮酸楚心。醽酒衍兮微我有咎。兩十五年兮時異同。秋霜木葉兮桃李春風。繡天空兮雲蔦。我悲子兮負文采。山龍華蟲服青紅。又圖淵深澤東匯。自峽水兮雪翻。子悲我兮勞且昏。鴛龜長魚浪黃濁。又窮險艱窺海門。兩心知兮此疇昔。餘外冥鴻印空碧。焉知霧雨十年閒。翻是多情好紬繹。嗚呼去非兮已而。昔相得者不如今悲。孰雪霜兮。子能我慟。孰肝肺兮。我能子知。嗚呼去非兮已而。夜雨黃梁春一瞑。長歌短些哀無盡。三生圓澤事芒芒。魂招不來月滿梁。

此桂舟謙公爲故友范去非作也。奇麗悲咤。趣味深長。足與毀璧竝駕。去非與桂舟相知極深。然他議論有不盡合。故其閒云兩心相知此疇昔。餘外冥鴻印空碧。意謂疇昔惟此一節相知。餘事則如冥鴻也。蓋致其不滿之意。而詞旨深婉如此。他人不能爲也。

述夢

歐陽公秋聲賦。清麗激壯。摹寫天時。曲盡其妙。憎蒼蠅賦次之。用事寫情。俱無遺憾。又有述夢賦。其詞哀以思。似爲悼亡而作者。其賦曰。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忽獨棄兮山阿。嗚呼人羨久生。生不可久。死其奈何。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予喉使不得哭兮。況欲施乎其他。憤既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歌不成兮斷絕。淚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遇。坐思兮不可處。可見惟夢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見兮。又若有而若無。年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疏。杳兮倏兮。猶勝予不見兮。願此夢之須臾。尺蠖隣予兮爲之不動。飛蠅閔予兮爲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悅余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鐙。世之言曰。死者逝也。今之來兮。是也非也。又曰。覺之所得者爲實。夢之所得者爲想。苟一慰乎予心。又何校乎眞妄。綠髮兮思成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君之意兮不可忘。何顧顙而云惜。願日之疾兮。願月之遲。夜長於晝兮無有四時。雖音容之遠矣。於悅惚而求之。

哭女師

歐陽公有哭女師辭曰。莫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戲我懷兮走而馳。旦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日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遲。莫入門兮何望。朝出門兮何之。悅疑在兮杳難追。紈兩髦兮秀雙眉。不可見兮如酒醒睡覺追惟醉夢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期。於汝有頃刻之愛兮。使我有終身之悲。

以上兩篇悲哀纏綿。殆骨肉之情。不能忘邪。

御風

山谷先生作枯木道士賦。深得莊列旨趣。自書之。筆力奇健。刻石豫章。其篇末題云。子由比以王事過列子祠下。作御風詞。子瞻問文作何體。曰。非詩、非騷、直屬韻莊周一篇。學者當熟讀莊周、韓非、左傳、國語。看其致意曲折處。久久乃能自運偉詞。此山谷語也。今得御風詞讀之。其旨趣正與枯木道士賦相似。具錄于左。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於東海之上。夕散於西海之中。其徐泠然。其怒勃然。衝激隙穴。震蕩宇宙。披拂草木。奮厲江海。強者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天地肅然。塵埃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蓋歸於空。今夫夫子豈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之。則亦鄭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噫。子獨不見夫衆人乎。貧者葺蒲以爲屨。斲柳以爲屐。富者伐檀以爲輻。豢騶以爲服。因物之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不同乎。苟非其理。屨屐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毀體。萬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風乎。昔吾處乎蓬蒿之間。止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留。而往無所從也。有風瑟然。拂吾廬而上。攝衣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有飛鸞。後有游鴻。雲行如川。奕奕溶溶。陰陽變化。顛倒橫縱。下視海岳。晃蕩青紅。蓋雜居於吾前者。不可勝窮也。而吾方黜聰明。遺心胸。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馮。澹乎與風爲一。故風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風也。蓋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翛然而上薄乎雲霄。而不以爲喜也。拉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不以爲

凶也。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爲我立乎大風之邃。廩乎恐其不能勝也。蹙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執而留之。足將騰而踐之。目眩燿而憂墜。耳洶湧而知畏。紛然自營。子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輕如鴻毛。彼將以爲千石之鍾。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爲十仞之塘。非傾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厭也。況欲與之消搖翱翔。放于太空乎。子雖蹈后土而倚喜華。亦將有時而窮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苟爲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疑於風乎。於是客起而歎曰。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充之矣。風未可乘。姑乘傳而東乎。

昆陽城

東坡先生有昆陽城賦。殊俊健痛快。今錄于左。

淡平野之藹藹。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之安在。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傴僂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陳。兀若驅豎而擁蒯。猛士扶輪以豪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磬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於未艾。始焉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藉藉。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以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蓋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分紛就死之何怪。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自逸。豈不知其必喪。獨褒回其安待。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嘅。

嚴尤最曉兵法。爲莽謀主。昆陽之敗。乘輕騎踐死人而逃。

義陵弔古

吳仲權鎰自號敬齋撫州崇仁人也詞學奧雅得名乾淳閒及交南軒于湖諸公由進士科入仕登朝爲倚書司封郎出爲湖南轉運判官以卒有文集三十卷俱可矜式嘗宰郴之義寧縣縣有楚懷王孫心之家公爲作義陵弔古賦殊蒼勁有風骨其詞曰

吳子客郴三年屬厭其山川蠟屐東山訟劉公之忠擊楫北湖味韓子之窮歌逝者之如斯慨有感於予衷有茅三間兮一丘歸然下叢薄之紛披兮蓬顆颯其素顛無翁仲之與居兮況求螭首龜趺大書而深鐫斫鍤之莫誰何兮羊牛上來兔迹鹿疃紛橫從兮狐魅以爲家父老爲予流涕兮嗚呼楚王孫心之所藏悲夫傷哉屠秦之由楚兮操之已蹙城一舉羣百兮士十萬而駢戮威獵其父兮計縻其子曾是弗懟兮必其國斃而宗覆孚遹不祀兮壽春爲郡鴈力絕理兮南公同憤人莫如之何兮託天報仇始六千里之不支兮終三尸而復之吁嗟心兮親懷王孫釋芒屩而登至尊羊孽息兮吾事足駭無故兮果非福冠猴伉戾兮又生一秦主約之不得顓兮吾烏用是空名自我壅而我搰兮有是哉北面而事人不相容則垂捨兮卒斃之胡不仁重父誤我何不留我歲時一上懷王之墳乎僞哀以飾義兮唯劉季亦少恩借予以市天下兮不少有以報余勛夫獨無昭屈景兮誣絕我楚顧未許攀夥涉以自比兮名十家以戶嘉也咄盆子兮人奴知博塞乎羣娛誰信定其不蚩正飯牛而牛臞第羣剽之遘訞卜之兜而得符反乎覆兮復初終卑飽乎市租悵生世之不諧竢之子兮弗如驚飆兮淒淒泫露兮泥泥塞草眇兮如愁夕景慘兮

無暉。梟鴟嘯兮猨孤嘵。猩飢號兮豲怒飛。粵鬼比而欺人。塊鬻鬼其疇依。鼓坎坎兮舞傲傲。誰家作社兮。酒熟豚肥。生得志之幾何時兮。歿千載而餘悲。嗚呼噫嘻。開楚而興者。將非秦、漢氏也邪。彼驪山之穴兮。眡阿房以爲麗。黴乳以燭兮。潴溟成海水。牧羝作祟兮。祖龍爲盡骨。隨風無不之兮。攷長物夫谷縱。五陵相直兮。昏不是創。氣佳哉鬱鬱兮。謂予萬代靳環將以養尊兮。錮匣祇以召蕨。痛儕黔之未免兮。嗟掊土其何計。嗚呼噫嘻。嬴劉之盛彊。亦若是乎。是特何足悲。陀而歔欷。有客兮羽衣。長吟兮微淒。予復來兮從誰。胡不學僊家藥藥噫。子非橘井之老僊乎。子且止。吾亦欲一言。短長百年兮。人誰者其長存。眞使久生。所遇無故物兮。尸可以深喟而永歎。生必有死要不免兮。惟富貴之難久。而貧賤之易安也。此賦幽然而深黯然而光。讀之令人凄然而悲。時有當裁截處。儻更鍛鍊而斂斂之。使歸峻潔。則前無古人矣。

秋風三疊

邢居實字惇夫。蘇黃同時人。幼負美才。而早夭。人以比李長吉。嘗賦秋風三疊。昔嘗愛之。歲久而忘。今偶復見。謾載于此。山谷尤惜其才。嘗哀以詩曰。詩到隨州已老成。江山爲助筆縱橫。眼看白璧雖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蓋惇夫歿時。其父猶存也。秋風三疊曰。

秋風夕起兮白露爲霜。草木顦顇兮。竊獨悲此衆芳。明月皎皎兮照空房。晝日苦短兮夜未央。有美人兮天一方。欲往從之兮路渺芒。登山無車兮。涉水無杭。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傷。

秋風淅淅兮雲冥冥。鴟梟晝號兮蟋蟀夜鳴。歲月征邁兮忽如流星。少壯幾時兮老冉冉其相仍。展轉反側兮從夜達明。悵獨處此兮誰適爲情。長歌激烈兮涕淚交零。願言思子兮使我心怦。

秋風浩蕩兮天宇高。翠山透迤兮谿谷寂寥。登高望遠兮不自聊。寫言適野兮誰與游遨。平原無人兮四顧蕭條。猨狖與居兮麋鹿爲曹。浮雲千里兮歸路遠遙。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勞。

此三章蓋亦步驟古詩而爲之者。頗有思致。又嘗賦王昭君有曰。安得壯士霍嫖姚。縛取呼韓作繭戶。予詳此三疊雖爲人所稱。終非自出機杼。超軼絶塵。如山谷龍眠操有云。道渺渺兮路漫漫。石巖巖兮川橫。日月兮在下。風吹雨兮晝冥。又有云我爲直兮棘予趾。我爲曲兮不如其已。似此語意老蒼陷勁。不犯古人。眞偉作也。

三賦

後漢王文考作魯靈光殿賦。晉孫興公作游天台山賦。宋鮑明遠作蕪城賦。皆見推當時。至謂孫賦擲地作金聲。貴重可知。由今觀三賦。雖不脫當時組織之習。然孫賦則總之以老氏清淨之說。鮑賦則惟感慨興廢。王賦則惟頌美本朝。各極其趣者也。文考最爲英妙俊敏。溺水死時二十餘耳。後漢書載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有子延壽。字文考。有俊才。游魯作靈光殿賦。時蔡邕亦造此賦未成。見延壽所作賦奇之。遂閣筆。興公名綽。太原人。仕晉爲著作郎廷尉卿。明遠名照。宋世祖時爲中書舍人。後事臨海王子頊爲荆州。照爲前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爲亂兵所殺。有才無命。往往如此。

別賦

江文通作別賦。首句云。黯然而銷魂者。別而已矣。詞高潔而意悠遠。卓冠篇首。屹然如山。後有作者。不能及也。惜其通篇止是齊梁光景。殊欠古氣。此習流傳至唐李太白諸賦。不能變其體。宋朝國初亦然。直至李泰伯長江賦、黃山谷江西道院賦出。而後以高古之文。變艷麗之格。六朝賦體。風斯下矣。然文通此賦首句。雖千載之下。不害其爲老。

隱居通議卷六

詩歌一

黃陳詩序

蜀士任子淵嘗注黃陳詩。潘陽許尹爲之序。其略曰。六經所以載道。傳之後世。而詩者止乎禮義。道之所存也。周詩三百五篇。有其義而亡其辭者六篇而已。大而天地日星之變。小而蟲鳥草木之化。嚴而君臣父子。別而夫婦男女。順而兄弟羣而朋友。喜不至黷。怨不至亂。諫不至訐。怒不至絕。此詩之大略也。古者登歌清廟。會盟諸侯。季子所觀。鄭人所賦。與夫士大夫交接之際。未有舍此而能達者。周衰。官失學廢。大雅不作久矣。由漢以來。詩道浸微。陵夷至於晉宋齊梁之間。哇淫甚矣。曹劉沈謝之詩。非不工也。如刻繪染穀。可施之貴介公子。而不可用之黎庶。陶淵明韋蘇州之詩。寂寞枯槁。如叢蘭幽桂。宜于山林而不可置於朝廷之上。李太白王摩詰之詩。如亂雲敷空。寒月照水。雖千變萬化。而及物之功亦少。孟郊賈島之詩。酸寒儉陋。如餓蟹蜆蛤。一啖便了。雖咀嚼終日而不能飽人。惟杜少陵之詩。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藹然有忠義之氣。後之作者。未有加焉。宋興二百年文章之盛。追還三代。而以詩名世者。豫章黃庭堅魯直。其後學黃而不至者。后山陳師道無己。二公之詩。皆本於老杜。而不學杜者也云云。

許公此序。斷制古今詩體。深合繩尺。自三百篇沿漢晉以來。下至唐宋。數語該之。靡不的確。而于黃陳所學。又窺其奧。信名言矣。以愚觀許公。必力於學。深於詩者。尙未見其他文可恨耳。然由庚詩亡。因序而義猶可見。則讀是序者。端可以知許之學云。

蒼山序唐絕句

蒼山曾子實、原一。寧都人也。有詩名于江湖。編唐絕句。爲序曰。作絕句、當如顧愷之啖蔗法。又當如飲建谿龍焙。款識鼎彝。其上也。雄馬馳九阪。佳人其笑言。其次矣。燕姬趙娃。舞歌春風。又其次矣。才有不同。所得各異。局婉媚而薄高古。執偉豪而棄淵深。此邇來選詩者之偏也。愚不敢以己局人。隨長兼技。各標圈以志異體。庶可類求。若劉禹錫之標韻。李商隱之深遠。杜牧之之雄偉。劉長卿之淒清。元白之善敘。導人情益。唐之尤長於絕者也。老杜鈞樂天籟。不可與諸子竝。惟山谷絕近之。半山清遠。韻度獨步。輩流昌黎云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烟柳滿皇都。意半山絕句機、此其發也。變化而神用之。此半山所長者。選五言中曰。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又曰。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囀。囀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前輩謂作詩機在此緩視徵吟。其信矣。趙庭玉欲傳余所選唐絕句。因題其後。庭玉他日或可予斯言。或笑而哀之。則可驗庭玉進否矣。

蔡絛詩評

自梁蕭思話作字評。具載法帖中。宋敎器之陶孫倣效作詩評、具載賓退錄。近又見蔡絛亦有詩評頗佳。

條、京子也。號百衲嘗著西清詩話。頗有可采。予舊嘗錄藏。久已失去。今載其詩評云。柳子厚詩。雄深簡澹。迥拔流俗。致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麗。王摩詰詩。渾厚一段。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杜少陵詩。自與造化同流。孰可擬議。若君子高處廊廟。動成法言。恨終欠風韻。黃太史詩。妙脫蹊徑。言侔鬼神。惟胸中無一點塵。故能吐出世間語。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尚墮在元妙窟裏。東坡公詩。天才宏放。與日月爭光。凡古人所不到處。發明殆盡。萬斛泉源。不是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時雜滑稽。故罕逢醞藉。韋蘇州詩。如渾金璞玉。不假琱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似邨寺高僧。時有野態。劉夢得詩。典則既高。滋味亦厚。然正似巧匠矜能。不見少拙。白樂天詩。自擅天然。貴在近俗。恨如蘇小雖美。終帶風塵。李太白詩。逸態淩雲。照暸千載。然時作齊梁間人體段。略不近渾厚。韓退之詩。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侯冠服。徼露麤疏。柳柳州詩。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非輕蕩也。薛許昌詩。天分有限。不逮諸公遠矣。至合人意處。正若芻豢。時復咀嚼自佳。王介甫詩。雖乏風骨。一味清新。方似學語小兒。酷令人愛。歐陽公詩。溫麗深穩。自是學者所宗。然似三館畫手。未免多與古人傳神。杜牧之詩。風調高華。片言不俗。有類新及第少年。略無少退藏處。固難求一唱而三歎也。右此十四公。皆吾平生宗師。追仰所不能及者。留心既久。故閒得以議之。至若古今詩人。珠聯玉暸。則又有不可得而知者也。

條、宰相子。宜其沈酣綺羅叢中。醉生夢死。乃能留意詞章。自作議論。如此。勝駑子弟遠矣。惜乎不遇名父。

同歸敗亡。今詳所評。雖未必皆當。大略亦類有識。獨其以唐宋諸賢。參錯而論。不分前後。何也。豈又別有意邪。厥後敖器之再爲之評。必以條所論爲未善。故更定之。當考。

敖器之詩評

敖公、福州人。有詩名。仕至安撫司參議官。後郡劉尚書志其墓。今觀其評。的確峻陗。殊勝蔡評。幷載于此。

識者宜參考其優劣。評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概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颿。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阪。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猶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慾。孟東野、如壅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行鄉飲。酬獻秩如。時有恢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流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六璉。止可施之宗廟。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山谷、如陶宏景。祇詔入宮。析理談元。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弱輭。后山、如九皐獨唳。深林孤芳。沖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右赦公此評。能近取譬。如行雲流水。超軼飛動。有合於風人比興之旨。至於辭語刻琢精麗。殆煆鍊而成者歟。嘗欲取南渡後諸賢之詩。倣此作評。而塵事塞膺。竟未暇及。

李杜蘇黃

少陵詩似史記。太白詩似莊子。不似而實似也。東坡詩似太白。黃陳詩似少陵。似而又不似也。

象山評論江西詩派

象山先生。有謝程帥惠江西詩派一書。論古今詩體甚備。其書曰。蒙貶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尋繹不能致者。一旦充屋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燿心目。詩亦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擁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黃初而降。日以澌薄。惟彭澤一原。來自天稷。與衆作殊趣。而澹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憂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足鎮浮靡。詩家爲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祕。體制通古今。致思極幽渺。貫穿馳騁。工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及古之原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曇花時一見耳。曾無幾時。而篇帙浸逸。殘編斷簡。往往下同會計之籍。放棄於鼠壤醬瓿。悲哉。網羅搜訪。出隋珠和璧於艸莽泥滓中。而登之篋櫝。干霄照乘。神明煥然。執事之功。何可勝贊。是諸君子當相與舞忭於斗牛之閒。挹箕箑以爲主人壽。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寵。

按漁隱叢話載詩人玉屑云呂居仁近時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脩、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沖之、江端本、揚符、謝遹、夏倪、林功、潘大觀、何覬、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爲法嗣。謂其原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之出。焜燿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激昂奮厲。終不能與前作者竝。元和以降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作竝和。雖體制或異。要皆所傳者一。予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余竊謂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詞傑句。眞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甚衆。若言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聞知名之士。有詩句傳於世。爲時所稱道者。正數人而已。其餘無聞焉。亦濫忝其列。居仁此圖之作。選擇弗精。議論不公。予是以辨之。觀漁隱叢話載江西詩派。共二十五人。并曰居仁爲二十有六。與陸象山所云二十家者。其數不同。議論亦異。但象山先生以理學鉅儒。評論風雅正旨。自是學者所宗。水邨公有云。涪翁集厥大成。冠冕千古。而淵深廣博。自成一家。合觀之。可得其指歸矣。附錄漁隱叢話一則于此。以俟識者論定焉。凝識。

四詩類苑

前卷嘗載西園先生傅公幼安碩學雄文。風動一時。而古賦尤佳。葢已錄其數篇矣。因記景定中公取二

陵坡谷四家之詩。分門編類。繡梓流傳。名之曰四詩類苑。自製一序。頗爲辨博。當世有識。夸其能言。公嘗以寄予。予每喜誦之。亂離奔竄。竟失其本。近從其子叔敬再求得之。時公已病矣。叔敬復予書。有云承索老人所著詩苑序。謹用納呈。閣下著書立言。爲世矜式。衆方膠擾於利害之場。驅馳於禍福之境。所謂吉未獲一。而凶悔吝居其三。閣下乃敖睨一世。尙友千古。非今人所可跂及。老人令拜意。當此五官四體無一非病。視文章恍如隔世。儻因宗工鉅儒。表而出之。以得不朽。豈非大幸。叔敬此書。蓋今年八月也。越兩月而聞此老一疾亡矣。得年八十有四。知己淪沒。前輩凋零。俛仰昔今。爲之隕涕。此序不忍棄。爲錄于左。

發於情性之眞。本乎王道之正。古之詩也。自風雅變而騷。騷而賦。賦在西京爲盛。而詩蓋鮮。故當時文士咸以賦名。罕以詩著。然賦亦古詩之流。六義之一也。司馬相如賦上林。雄深博大。典麗雋偉。若萬閒齊建。非不廣袤。而上堂下廡。具有次序。信矣。詞賦之祖乎。揚子雲學貫天人。太元法言。與六經相表裏。若甘泉諸賦。雖步趨長卿。而雄渾之氣。溢出翰墨外。則子雲無之。他日自悔少作。或出於是。至若王荊公謂賦擬相如爲未工。朱文公又謂雄賦止能塡上腔子。豈以其文之不工。記之不博哉。正以追逐模擬。其氣索爾。自後作者繼出。各有所長。然於組織錯綜之中。不礙縱橫奇逸之勢。則左太沖之賦三都。視相如尙應幾焉。當時文士。皇甫士安則爲之序。劉淵林、張孟陽、則爲之注。夫文人相輕。從古而然。而一時巨擘。皆左袒焉。敛衽精金良玉。自有定價。豈待時改世易而後有顧君與譚不及見之恨哉。建安以來詩復盛行。歷宋、齊、梁、陳。其流之末。束字數十。逞豔誇妍。體狀於風雲月露之閒。求工於浮聲切響之末。而詩弊矣。逮至少陵。

博極書史。歷覽山川。以其閎材絕識。籠九有。獵衆智。挫萬物而發之毫端。凌厲馳驟。與長卿相上下。宋朝之詩。金陵坡谷三大家。或以其精。或以其博。或以其雅。體雖不同。而氣壯語渾。同出於杜。此則詩之正派也。昔元徽之於子美詩。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而未暇。僕妄竊此意。摭萃英華。以門分類。合四詩爲一名之曰四詩類苑。或曰子嘗辨春秋制度疆理。以明君臣夷夏之大義。亦既上徹乙覽。今瑣碎編類之書。似非用力於通經學古者之所務也。僕曰不然。少陵愛君憂國。食息不忘。金陵清德實行。不徇流俗。東坡高風峻節。窮達不移。山谷孝友清修。行己有恥。珠璣咳唾。隨處發見。皆可爲世模範。豈可與敲推句字。描貌淺易者比哉。矧其紀時世之盛衰。述政治之微惡。評人物之高下。商古今之得失。制度興廢。於焉而究。風俗汚隆。於焉而考。隨其門目。粲然可觀。吟哦諷味。浸潤優悠。自四詩之派。以遡三百篇之正。孰謂其無益於世道也哉。景定壬戌。盱江傅自得序。

評本之詩

予嘗於故篋斷簡中。見有評詩者。曰李文叔云。出乎江西。則未免狂怪傲僻。而無檃括之妙。入乎江西。則又腐熟竊襲。而乏警拔之意。今本之之詩。以警拔之意。而寓之以檃括之妙。蓋已兼其能去二者之病矣。其於江西之宗。殆入而能出者邪。此說亦是用功於詩者。而後能言之。然不知所謂本之者。何如人也。其詩云。一篙春水滑無聲。一葉輕舟過短亭。飛薦晚樓迷紫翠。夕陽孤塔認丹青。懷人遠折三花樹。何日相攜雙玉瓶。欲喚漁郎問風色。鳧鷖飛處酒初醒。味淺近而句穩熟也。

桂舟評論

桂舟謙先生祐。爲人作詩序。略曰。詩工窈渺。與兵法同。以詩學詩。程衞尉之正部曲行伍。不以詩學詩。霍將軍顧方略何如耳。因知亞夫不出淮陰乃奇。初不必堂堂正正。此爲鵝鸛。此爲魚麗。而兵書腹笥自可以富百二山河。據高屋建瓴。否則羽檄鬬險而都彭城。雖控弦被甲。一怒自可以憺樓煩。走赤泉。然不知身爲降虜久矣。屈原宋玉。略少和聲。何非聖處。彼春卿池塘。澈江淨練。又焉得涉吾地乎。又有序。略曰。詩本於人情。關於風教。繫於安危理亂。此作詩之原委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此作詩之音調也。秋水芙蓉。春城卉木。此作詩之態度也。梅花瀟水。宮燭驪山。此作詩之興致也。讀書萬卷。下筆有神。此作詩之本領也。然亦必有爲而作。有關涉而作。若無病而呻吟。雖奔濤走石。冶葉倡條。動可人心。於道何補。又序律詩有曰。詩有律。古矣。后夔典樂。律和聲。是詩之律。已見於三代之前。漢以黃鍾爲律本。協音律。作詩樂。是詩之律。又見於三代之後。惜漢魏降至陳隋。亡國之音著。而詩之律已絕響。悲夫。經幾百年而後風颯律呂。律中鬼神。始振響於浣花谿上。杜牧諸賢。又復振遺響於開元天寶之後。元和以來。詩之律始大備於唐矣。嘗謂五十六字。乃一篇有韻之文。分寸節度。有一字位置不安。即不純熟。此又陰有合五音六律。自然之妙也。又作自編唐律詩序。有曰。詩謂之律。則必如月令之律。氣候不差。又如牧野之六伐七伐。如楚子之左廣右廣。如養叔之射一矢復命。州綽之射兩矢夾脰。然後可謂之律。又必如淮陰之出井陘。亞夫之壁昌邑。如大將軍之翼繞匈奴。李臨淮之號令一新。風雲百倍。然後可謂之律。故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苟

合乎律。則豈獨棘端可以扞矢。月寒幷州。出塞入塞。直可以卻胡騎而律其神矣。否則、街亭之戰而已耳。陳濤斜之戰而已耳。僕於五七言古。開執燧象以奔吳師。獨於律有憾未能入豐折衄。容負時光。於是大合工部而下凡數百家。陣觀龍蛇勢。決奇正。然後知唐世尚律。一炬可攻連營。強弩不穿魯縞。優劣可得而論矣。又曰三箭天山。長歌漢關。律之上也。踏雪入蔡。夜縛狂吳。亦律之上。笛裏關山。兵前草木。律之上也。六矢中面。軍容若神。亦律之上。兵事易言。出銳輕搏。次之。盡燒奚帳。分築漢城。次之。千金馬鞍。百金刀頭。次之。氣凌三軍。躍馬猶稍。又次之。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斯乃下矣。至若燒蜜調蠟。翦花挑蜨。是謂蕩人心之甚者。宜斬二美人以肅軍隊。不然。尚可謂之律耶。又詩序有曰。謂三百五篇之後無詩。則甲子書年。閏月初吉。何尚見於柴桑杜曲。謂三百五篇之後有詩。則玉樹後庭。名花傾國。何尚見於結綺沈香。盍詩有關於世道久矣。今吾雖不得飽食安步。以從容乎江漢美化之域。終不容紫色蠹聲。得乘閒以奪朱亂雅。使後世復有尚友千古者出。謂此功不在距楊墨下。則予之不合於今世者。未必眞不合也。

以上皆桂舟文稾中摘出。他記銘可讀者多不能盡錄也。吁。公之於詩。其學、其識、其議論、其法度。精且嚴如此。淺夫俗子。乃率然成句而謂之詩。蠹蚓雜襲。汚我大雅。眞詩道之厄也哉。

自知集序

桂舟公古學古貌。與世少可。居常以寢陋期期自恨。而脩讀述作。至老不衰。今年八十有五。猶時以新作見寄。蠅頭楷書不減盛壯。斯可敬也已。僕嘗歎公身韋布而家山林。無名位聲勢以佐其文章。而鄉里淺

窄。後輩小夫。奉以寫達起愛憎。故知公者少。而議公者反多。使二十年後此一輩掃除淨盡。有見公詩文偉麗如此。必將想像其爲太虛雲氣中人。有恨不同時之歎者矣。公嘗有自知集序曰。昔之詩。詩言志。昔之序。序作者之志。願瞻周道。中心怛兮。音調敷暢。庶或可知。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雍容和平。序者何以知其剌不用賢也。予以是知詩非苟作。發乎情。止乎禮義。序非苟作。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然獨釣寒江。孤舟蓑笠。或者謂不如大堤女兒。清晨理鬢。朱弦疏越。三歎遺音。或者謂不如桑間濮上。聽者傾城。則詩何詩。序何序。被髮伊水之祭。識者寧不有感於斯。韓將軍破趙會食。無不竊笑。及斬成安君泜水上。然後知背水陳合古兵法。服耕子無勢可恃。無利可求。無聲華可獵。清霜點鬢。黃獨無苗。世所擯也。宜矣。然亦強項不屑與舞陽伍。自名其詩。自序其意。風松晝寒。月鶴夜警。時於是開抵掌自詭。近來衲喜無人聽琴。格高低祇自知。服耕子得矣。後五日有能識常山蛇勢於平沙上者。服耕子又當語之曰。左擁鞭弭。右屬櫜鞬。當與君周旋。但不得走生仲達耳。

讀此序。則先生之不求知於人。人亦不相知者。概可見矣。作序時。淳祐丁未歲也。是時年才三十有五。而學力筆力已如此。我輩沈薶場屋時文中。卒無片語登峯造極。視先生不媿死。服耕子、蓋其別號也。

方紫陽序詩

方紫陽序羅壽可詩曰。詩學晚唐。不自四靈始。宋劉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靖、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有楊劉西崑集傳世。二宋張乖厓、錢惟公、丁厓州、皆是。晚唐體則九僧

最迫眞寇萊公、魯三變、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父。凡十家。深涵茂育。氣勢極盛。歐陽公出。而一變爲李太白韓昌黎之詩。蘇子美二難相爲頡頏。梅聖俞則宋詩之出類者也。晚唐於是遁舍。蘇長公踵歐陽公而起。千半山備衆體。精絕句。古五言或追陶謝。黃雙井、專尚少陵。秦觀莫窺其籓。張文潛自然有唐風。別成一家。惟呂居仁克肖陳后山。所學學雙井。黃極廣大。陳極精微。天下之人北面矣。自爲江西派之說者。銓取或不盡然。胡致堂詆之。陳簡齋、曾文清、爲渡江之巨擘。乾淳以來。尤、范、楊、陸、盡其尤也。道學宗師。於書無所不通。於文無所不能。詩其餘事。而高古清勁。又有一朱文公。嘉定而降。稍厭江西。永嘉四靈復爲九僧。舊晚唐體。非始於四靈也。後生晚進。不知顛末。靡然宗之。涉其波而不究其原。日淺日下。然尙有徐杭二趙上饒二泉典刑未泯。今學詩者。不於三千年閒上溯下沿。窮探遂索。往往追逐近世六七十年閒之所偏徇。非區區所敢知也。清江羅君志仁壽可。介吾師友自堂陳公書囊詩百篇見教。自謂改學四靈後邨。細讀深味。詩律未脫江西。有崑體意。厓岸骨鯁。似與趙紫芝諸人及劉後邨不同。故予詳道詩之所以然。爲序以遺之。謂予不信。壽可還東湖復以參自堂可也。

此序剖析明白。議論自出。有前輩所未曾道者。又聞有未盡當理者。然世之作詩者有此見。能爲此言。蓋亦寡矣。紫陽一號虛谷。名回。追憶似是嚴陵人。景定中爲別院省元。出呂氏門下。德祐事急時。嘗上書陳十事。乞斬賈似道謝天下。覺得是一磊落士也。自堂亦出呂門。故相知如此。

張芸叟詩評

張芸叟舜民嘗評詩云永叔之詩如春服乍成撥醅初熟登山臨水意日忘歸王介甫之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聞見難可著摹石延年詩如飢鷹夜歸厓木春拆蘇東坡詩如武庫初開矛戟森然一一求之不無利鈍梅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見之不覺屈膝郭功甫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芸叟與東坡同時仕宦然不聞盛名亦不見有何偉作今閱此評似非碌碌者也

東坡實見

東坡晚年在海上不觀他人詩惟以陶柳集自隨豈非世慮盡而實見定歟

諸賢輓詞

山谷翁作司馬文正公輓詞后山作南豐先生輓詞水心作高孝兩朝輓詞皆超軼絕塵誠可對壘後又見韓文公作莊憲太后輓詞甚妙

隱居通議卷七

詩歌二

杜少陵前佚脫數頁

（缺）冬狩行云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爲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

哀江頭云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此見少陵忠君憂國身居渭水而憶劍閣非謂靈武也

觀劍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頃洞昏王室黎園子弟散如烟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

瞿塘云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穴螻蟻又爲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以上諸篇或豪宕悲壯或深沈感慨有無窮義味蓋杜作爲古今之冠而此等又爲杜集之冠更千百世

無能及者。故摘出以備吟誦。

石龍云。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嘶。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此體奇甚。而有楚騷風味。

倪台州鄭十八司戶云。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莫。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昔如水上鷗。今如罝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獨一腳。蝮蛇長如樹。呼號旁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魑魅。多爲才名誤。夫子稽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榼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回互。此詩奇俊悲吒。爲夢李白之亞。

石壕吏云。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言有盡而意無窮。

新婚別云。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沈鬱頓挫。哀而不傷。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言也。

大麥行云。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鐮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歸故鄉。

苦戰行云。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猶看雲淚橫臆。宛轉悲愴。讀之悽愁。

光福阪行云。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昔人但以此等作言語看。予身經亂離。奔竄林藪。每味此句。然後知少陵狀景之妙。用如快鶻風火生。此句壯健飛動。可以想見花卿之雄。至於羌邨三首。宛然

陶體同谷諸篇宏縱奇峭中涵深悲詩之至也

天厨尊堯興神功協禹謨　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　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
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　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
帝力收三統天威總四溟　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
大角纏兵氣鉤陳出帝畿　洛下舟車入中天貢賦均
僊仗離丹極妖星下玉除　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
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　天地軍麾滿關河戰角悲
四瀆樓船泛中原鼓角悲　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
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　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
北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
帳殿羅元冕轅門照白袍　孤雲隨殺氣飛鳥過轅門
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鼇　魚龍回夜水星月動秋山

江闊浮高棟。雲長出斷山。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疏。
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
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
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
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
元氣淋漓障猶濕。眞宰上訴天應泣。
指麾如事如天地。訓練强兵動鬼神。
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
秦城樓閣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
玉几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開。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
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晝眠。

水夜角聲悲自語。中宵月色好誰看。
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
反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
絕壁過雲開錦繡。疏松隔水奏笙簧。
負鹽出井此谿女。打鼓發船何處郎。
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邨。

以上皆少陵句法。或以豪壯。或以鉅麗。或以雅健。或以活動。或以重大。或以涵蓄。或以富豔。皆可爲萬世格範者。今人讀杜詩見汪洋浩博。茫無津涯。隨羣尊慕而已。莫知其所從也。因摘數十聯。表而出之。其他殆不勝書。姑舉其概。善學者固可觸類舉隅矣。至若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羣敵虛嵐翠。花禁冷葉紅。野船明細火。宿雁起圓沙。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如此者。人能知之。今不復錄。

杜句皆有出處

家藏小册一本。字畫甚古。題曰。東坡老杜詩史事實。略舉杜句。有曰賤子請具陳。引毛遂云。公子試聽吳越之事。容賤子一一具陳。公子可行卽行。可止則止。杜句曰。下筆如有神。引仲舒答策。下筆疑有神助。杜句曰。青冥却垂翅。引李斯曰。丈夫如提筆鼓吻。取富貴易若舉栢。何青冥之翮。與鶚共垂翅乎。杜句。崒嵂

小麥熟。且願休王師。引武帝欲討西羌、耿遵諫曰。今壟蜀小麥方熟。陛下宜休王師。如此者凡十卷。乃知杜句皆有根本。非自作語言也。山谷云、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今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予初未以此說爲然。今觀此集則此言信矣。後世作詩者。無根之言耳。

歐陽公

歐陽文忠公脩。鴻文碩學。宗工大儒。所謂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者。固不以詩名。人亦不敢以詩人目之。而公亦不以詩自名也。學者每恨公詩平易淺近。少鍛鍊之工。不得與少陵山谷爭雄。予獨以爲不然。公之所作。實備衆體。有甚似韋蘇州者。有甚似杜少陵者。有甚似選體者。有甚似王建李賀者。有富麗者。有奇縱者。有清俊者。有雄健蒼勁者。有平淡純雅者。試摘其古體數篇。與韋酷似。而世或未之知也。如伊川獨游曰。東郊漸微綠。驅馬忻獨往。梅繁野渡晴。泉落春山響。身閒愛物外。趣遠諧心賞。歸路逐樵歌。落日寒山上。如寄軍巡劉判官曰。遙聽洛城鐘。獨渡伊川水。綠樹鬱參差。行人去無已。因高望京邑。驅馬沿山趾。落日亂峯多。龍門何處是。如游龍門上方關曰。聞鐘渡寒水。共步尋雲幢。還隨孤鳥下。却望層林上。清梵遠猶聞。日莫空山響。行次華縣曰。朝渡汝河流。莫宿楚山曲。城陰日下寒。野氣春深綠。征車倦長遙。故國有喬木。行行漸樂郊。春風滿平陸。晚步綠陰園。有曰。餘春去已遠。綠水涵新塘。漸愛樹陰密。初迎薰風涼。雪晴有曰。悠悠野水來。豔豔西谿闊。曉日披宿雲。荒臺照殘雪。凡此數章。不似蘇州乎。或又謂此特音節似之而趣味殊懸絕。若然則余所不解也。其酬學詩僧有曰。維詩於文章。泰山一浮塵。又如古

衣裳。組織爛成文。拾其裁翦餘。未識衰服尊。送張如京如安肅軍有曰。界上山河壯。軍中鼓角雄。送王尚書三原尉有曰。山河識天府。風雨度函關。下直同行三公有曰。萬國舟車會。中天象魏雄。輩縣陪祭有曰。落日漢陵道。初寒慘幕飈。送謝希深北使有曰。鼓角雲中壘。牛羊雪外山。如此等語。殊似少陵。舉此以例其餘。概可知矣。而謂公不工於詩。可乎。所可恨者。格卑耳。要亦崑體之餘習也。

廬山白明妃曲、鬼車水谷。夜行諸篇。古今學者。誦之習矣。而予尤喜其贈沈遵一篇。清婉流麗。自成宮商。蓋學者未之知也。其詩曰。羣動夜息浮雲陰。沈夫子彈醉翁吟。醉翁吟。以我名。我初聞之喜且驚。宮聲三疊何泠泠。酒行暫止四坐傾。有如風輕日暖好鳥語。夜靜山響春泉鳴。坐思千巖萬壑醉眠處。寫君三尺鄰上橫。沈夫子。恨君不爲醉翁客。不見翁醉山間亭。翁懽不待絲與竹。把酒終日聽泉聲。有時醉倒枕藉石。青山白雲爲幔屏。花開百鳥喚不覺。日落山風吹自醒。沈夫子。君過滁陽今幾時。滁人皆喜醉翁醉。至今人人能道之。長記山間逢太守。籃輿酩酊插花歸。我時四十猶强力。自號醉翁聊戲客。邇來憂患十年間。鬢髮未老嗟先白。滁人思我雖未忘。見我今應不相識。沈夫子。愛君一尊復一琴。萬事不可干其心。自非曾是醉翁客。莫向俗耳求知音。此篇筆力超然。高風遠韻。尚可想見。豈尋常詩人繩墨所能束縛。

送張屯田歸洛歌末句云。感時惜別情無已。無酒勸君客有淚。西歸必有問君人。爲道別來今若此。又述懷送張總之有云。鬱鬱河堤綠樹平。送君因得到東城。落花已盡鶯猶囀。垂柳初長蟬欲鳴。去年送客亦曾到。正值楊華亂芳草。人心不復故時歡。景物自隨時節好。感今懷昔復傷離。一別相逢知幾時。莫辭今

日一尊酒。明日思君難重持。此皆流麗有情致可吟諷也。前四句律詩格。重字當作平聲讀。

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媸妍。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不難。重讀徂徠集。

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外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澂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暎。乃於其兩間。皎皎挂寒鏡。飛蓋橋翫月。

大數四百炎靈銷。誰其代者當塗高。窮姦極酷不易取。始知文景基局牢。銅雀硯歌。

子丕當初不自恥。敢謂舜禹傳之堯。得之以此失亦此。誰知三馬食一槽。同上。

吳雄置酒奉高會。巍然銅雀高岩岩。一朝西陵有拱木。啾嘆總帳空蕭蕭。當時淒涼已可歎。而況後世悲前朝。高臺已傾漸平地。此瓦一墜埋蓬蒿。同上。

以上數語。有斷制。有議論。非徒工言語者。

文忠公得時行道。在慶歷嘉祐治平間。正宋朝文明極盛時。故發爲詩章。皆中和頌大之聲。無窮愁(檻鬱)抑之思。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以其時考之則可矣。然亦有奇壯悲吒。如寒風八九月。北渡大河津。玉塞積隋甲。金戈耀秋雲。送孔生游河北。馬飢齧雪渴飲冰。北風捲地來。嶮嵘馬悲蹢躅人不行。日莫途遠千山橫。馬齧雪。古柏嶺口踏新雪。馬孟山西看落霞。風雲莫慘失道路。澗谷夜靜聞麛麑。行迷方向但看日。度

盡山險方遮沙。重贈劉原父。如此等作。可與古人出塞曲相伯仲。信乎能備衆體者矣。

范蜀公嘗謂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都被柳詞寫盡。以愚觀之。柳詞何足當此。歐詩數聯。或者足以想見當時太平氣象。今錄如左。

萬馬不聞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

綠槐夾道飛黃蓋。翠輦鳴鞘向紫宸。

雲深曉日開宮殿。水闊春風颺管弦。

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

鳳城斜日留殘照。玉闕浮雲結夜霜。

金闕雲開滄海日。天街雨後綠槐風。

瓊花落處縈僊仗。玉殿光中認赭袍。

五色詔成人不到。萬年風動閣生涼。

組甲光寒圍夜帳。彩旗風煖看春耕。

威行四境風烟斷。響入千山號令傳。

年豐千里無夜警。吏退一室焚清香。

九門寒食多游騎。三月春陰正養花。

晴明風日家家柳。高下樓臺處處山。

以上數聯。誦其詩。想其景。則昇平氣象。瞭然在目。豈季世所得見。引筆至此。流涕太息。

曾南豐

自曾子固不能作詩之論出。而無識者遂以爲口實。乃不知此先生非不能詩者也。蓋其平生深于經術。得其理趣。而流連光景。吟風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詩體多尚賦而比興寡。先生之詩亦然。故惟當以賦體觀之。即無憾矣。唐詩之清麗空圓者。比興爲之也。宋詩之典實閎重者。賦爲之也。然先生之詩。亦有不出于賦者。如古體有麻姑山一首。送南城維尉者。甚似太白蜀道難。其中未嘗無比興也。謹錄於後。

麻姑之路摩青天。蒼苔白石松風寒。峭壁直上無攀援。懸磴十步九屈盤。上有錦繡百頃之平田。山中道人耕紫煙。又有白玉萬仞之飛泉。噴崖直瀉蛟龍淵。豐堂廣殿何言言。階墀插入斗牛間。櫻桃古木不記年。空槎杈然臥道邊。幽花自嬋媛。林深爲誰妍。但塵消境靜。翔白鶴。吟清猨。雛禽乳鹿往往可狎玩。却視來徑如縈組。千重萬疊窮巖巒。下有荊吳粳粟之墾山。又有甌閩一髮之平川。弈棊縱橫遠江南。城郭魚鱗參差高下分岡原。千奇萬異可意得。筆墨盡禿誰能傳。丈夫舒卷要宏達。世路俛仰拘牽。偶來到此醒心目。便欲洗耳辭囂喧。羅夫子。一日遠補東南官。愛此層崖峻壑之秀發。開軒把酒可縱觀。喜此披雾插漢之負起。出門舉足得往還。羅夫子。一尉龍蛇方屈蟠。此邦人人衣食足。閭境年年枹鼓閒。几案剸裁

得休暇。山水登臨遣紛煩。我行送之思故園。引領南望心長懸。

英宗皇帝輓詞有曰。已應南陽氣猶遲。代邸參句尊壯而事切實。不減少陵。秋日寄介甫有曰。煙雲斷樹風雨入山城。題曰感事。似有所指。即是興丁先珍輓詞曰。從軍王粲筆記禮后蒼篇。讀有殘書在。能令好事傳。鵬翔悲四月。鶴去遂千年。試想長橋路。昏昏隴隧煙。蓋元珍歿於四月。故用鵬事以對令威。殊切實。錢塘元夕宴祥符寺有曰。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又曰。紅星鐙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流麗可愛。齊川冬夜有曰。香清一踢氍毹煖。月淡千門霧淞寒。齊寒甚。夜氣如霧。凝於木上。旦起視之如雪。日出飄滿階庭。尤爲可愛。齊人謂之霧淞。諺曰。霧淞重霧淞。窮漢置飯甕。以爲豐年之兆。早起赴行省曰。枕前聽盡小梅花。起見中庭月未斜。微破宿雲猶度鴈。欲深烟柳已藏鴉。井轤聲急推寒玉。籠燭光搖簇乘絳紗。行到市橋人語密。馬頭依約對朝霞。凝香齋有曰。一尊風月身無事。千里耕桑歲有秋。北渚亭曰。午夜坐臨滄海日。半天吟看泰山雲。青徐氣接川原秀。常碣風連草木薰。次道子有曰。兩印每聞軍市靜。雙旌多傍送迎稀。北城閒步曰。土膏初動麥苗青。飽食城頭信意行。便起高亭臨北渚。欲乘長日勸春耕。華不注山有曰。高標特起青雲近。壯士三周戰氣酣。金山寺有曰。夜靜神龍聽咒食。秋深蒼鶻起摶風。彭城道中有曰。一時屠釣英雄盡。千里河山戰伐餘。韓魏公輓詩曰。堂堂風骨氣如春。冕服貂冠社稷臣。天上立談迎白日。掌中隨物轉洪鈞。忽騎箕尾英靈遠。長誓山河寵數新。萬里耕桑無一事。三朝功德在斯民。宏偉尊壯。非曾公之筆力不足以寫韓公之氣魄也。城南絕句曰。雨過橫塘水滿陂。亂山高下路東

西。一番桃李花開盡。惟有青青柳色齊。夜過利涉門曰。紅紗籠燭照斜橋。複觀罨飛入斗杓。人在畫船猶未睡。滿堤明月一潮潮。此二詩、則又清麗婉熟矣。北歸曰。終日思歸今日歸。蓍鞭鞭馬尚嫌遲。曲臺殿裏官雖冷。須勝天涯海角時。此詩雖若直致。然情思深婉。怨而不露。迎駕有曰。錦袍周衛一番新。警蹕朝嚴下紫宸。俗眼望來猶眩日。天顏回處自生春。和御製觀鑑有曰。翠幰霓旌夾露臺。夜深宮扇月中開。龍銜燭抱金門出。鼇負山趨玉座來。又曰。天香暗度金貂煖。宮扇雙開采鳳飛。集英殿春宴有曰。冠劍九重霄漢路。鶯花三月帝王州。觀今所選傑句如此。誦之不能作詩可乎。續臺中更有堪取者。偶無其集。他日別鈔。

曾氏兄弟交鎮

宋元豐中、南豐先生、曾文定公鞏、爲中書舍人掌外制。時其弟文昭公肇。以磨勘轉吏部郎中。文定公爲行制。後文昭公爲翰林學士。掌內制。時其兄文肅公布拜相。文昭公爲草麻。當時朝班榮之曰。兄行弟制。弟草兄麻。江鬼曲阜前集。又載文肅公鎮瀛州曰。瀛州卽高陽關。今河間府。文昭公鎮金陵。一日詔書布知江寧府。仍繼知瀛州。遂成兩易。自爲交代。尤人間兄弟盛事也。文肅公將離瀛。有詩寄文昭文昭和之。各夸其所鎮之郡。今錄於此。想見先朝文明之盛。爲之慨然。文肅過闕入覲。就留秉政。竟不及至金陵云。布作高陽臺。兼樂園。被命興金陵易地。兄弟待罪侍從。對更方面。實爲私門之慶。走筆寄子開弟。樓臺丹碧照天涯。寒北江南未足誇。十里煙波新種柳。萬株桃李未開花。一麾同下西清路。兩鎮交迎上將牙。回

首林塘莫留戀．風光還屬阿連家．肇謹次原韻．文物河閒信可嘉．風流江左亦堪誇．水南水北千竿竹．山後山前二月花．久愧迂儒懷郡紱．聊須雋老駐軍牙．兩州耆舊毋多怪．魯衛從來是一家．